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部 · 大唐西域记

(下)

李 昻 主编

目 录

耽摩栗底国.....	1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2
乌荼国.....	5
恭御陀国.....	7
从羯陵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	8
羯陵伽国.....	8
憍萨罗国	10
案达罗国	18
驮那羯磔迦国	21
珠利耶国	25
达罗毗荼国	27
秣罗矩吒国	29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	32
僧伽罗国	32
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刺佗国和跋祿羯.....	47
恭建那补罗国	47
摩诃刺佗国	50
跋祿羯咁婆国	54
从磨腊婆到伐剌拿等十九国	55
摩腊婆国	55
阿吒厘国	60
契吒国	61

伐腊毗国	62
阿难陀补罗国	64
苏刺佗国	65
瞿折罗国	66
邬嬾衍那国	67
掷枳陀国	68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	69
信度国	70
茂罗三部卢国	73
钵伐多国	74
阿点婆翅罗国	75
狼揭罗国	77
波刺斯等国	78
臂多势罗国	80
阿□荼国	82
伐刺拿国	84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	86
漕矩吒国和弗栗特萨傛那国	86
漕矩吒国	86
弗栗特萨傛那国	89
睹货逻国故地	91
安□罗缚国和阔悉	91
活 国	93
菴健、阿利尼、曷逻胡、迄栗瑟摩、钵利曷等五国	95
□四摩	97
钵钵创那、淫薄健屈浪拿等三国	99

达摩悉铁帝、尸弃尼商弥等三国	101
波谜罗川与羯盘陀等五国	106
波谜罗川.....	106
羯盘陀国	108
乌铎国.....	114
佉沙国	117
斫句迦国.....	118
瞿萨旦那国.....	120
大流沙及以东行路.....	138

耽摩栗底国

耽摩栗底国，周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滨近海陲，土地卑湿。稼穡时播，花果茂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人性刚勇，邪正兼信。伽蓝十余年，僧众千余人。天祠五十余所，异道杂居。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城侧窳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羯罗拿苏伐剌那国。（东印度境。）

【译文】

耽摩栗底国，方圆一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十多里。濒临海边，土地低下而潮湿。庄稼按时播种，花果茂盛。气候温热，民风急躁刚烈。居民性格刚强勇敢，同时信仰外道、佛教。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侣一千多人。此外，尚有天祠五十多所，诸派外道信徒杂乱相居，由于国境滨临大海，水路、陆路交通纵横，各地珍奇宝物，大多聚在该国，所以国民通常都很富足。城旁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塔旁则有过去四佛打坐及散步的遗迹。

从该国向西北行走七百余里，抵达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周四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饶。土地卑湿，稼穡时播，众花滋茂，珍果繁植。气序调畅，风俗淳和。好尚学艺，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大城侧有络多末知僧伽蓝，（唐言赤泥。）庭宇显敞，台阁崇峻。国中高才达学、聪明有闻者，咸集其中，警诫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国未信佛法时，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钜铜鍱，首戴明炬，杖策高步，来入此城，振击论鼓，求欲论义。或人问曰：“首腹何异？”曰：“吾学艺多能，恐腹拆裂，悲诸愚暗，所以持照。”时经旬日，人无问者，询访髦彦，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内，岂无明哲？客难不酬，为国深耻。宜更营求，访诸幽隐。”或曰：“大林中有异人，其自称曰沙门，强学是务，今屡居幽寂，久矣于兹，非夫体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闻之，躬往请焉。沙门对曰：“我，南印度人也，客游止此，学业庸浅，恐黜所闻。敢承来旨，不复固辞。论议无负，请建伽蓝，招集僧徒，光赞佛法。”王曰：“敬闻，不敢忘德。”沙门受请，往赴论场。外道于是诵其宗致，三万余言，其义远，其文博，包含名相，网罗视听，沙门一闻究览，词义无谬，以数百言，辩而释之，因问宗致。外道辞穷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负耻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蓝，自时厥后，方弘法教。

伽蓝侧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在昔如来于此七

日说法开导。其侧精舍，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有数窣堵波，并是如来说经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从此西南行七百余里，至乌荼国。（东印度境。）

【译文】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方圆四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千多里，境内居民众多，家庭富裕。土地低下而潮湿，庄稼适时播种，各种鲜花茂盛，珍奇果木繁荣，气候温和舒畅。民俗淳朴而和顺，爱好学业和技艺，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国内寺院十多所，僧侣二千多人，修习研学小乘正量部法。此外尚有天祠五十多所，外道信徒很多。另有三所寺院，僧人不吃乳酪，这是遵奉提婆达多留下来的训诫。

大城旁边有所络多末和僧寺院，（唐语谓“赤泥”）庭院屋宇宽敞，楼台亭阁高大挺拔。国内才识卓越、学问渊博、聪明机智、见识广博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互相督促告诫，研习佛学道理，探讨修道之德。当初，该国尚未信奉佛教时，南印度有个外道教徒，肚子箍着铜片，头上顶着火炬，手执拐杖昂着阔步走入都城，敲打认鼓，意图与人辩论教义。有人问他：“你的头部和腹部，为何如此奇特？”外道回答说：“我多才多艺，恐怕肚皮被胀裂；哀叹世人的愚昧黑暗，所以拿火炬来照明。”过了十天，没有人能向他质疑，寻访国内饱学杰出之士，也无人能与他抗衡。国王说：“全国之内，难道没贤明圣哲之人？面对外国人的责难，却不能应答，这是一个国家极大耻辱。”有人报告说：“大森林中有位奇异的人，他自称是沙门，一心钻研佛学，现在隐居于幽深、寂静之处，已经在那里居住很久了。如果他不能按照佛法行事，遵奉佛家道义，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国

王听了，就亲自前去请这位异人。沙门对国王说：“我是南印度人，游历到了这里，学识浅薄而平庸，恐怕不象你听到的那样。如今尊奉你的诏旨，不敢再作推辞。如果我这次辩论获胜，请大王建所寺院，招集僧人，广为弘扬佛法。”国王回答道：“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不敢忘记你的大德。”沙门接受邀请，前往论场。外道于是提出他的论题主旨，共三万多句，含义深远，文辞广博，蕴藏名词概念，包含所见所闻。沙门听了一遍，就对其主旨一览无余，词义理解毫无差错，仅以数百句话，就进行了答辩和释疑并对外道论辩的宗旨提出反问，外道理屈词穷，一句也回答不出。名声受到挫折，面带耻辱退了下去。国王非常敬慕沙门的德行，就建了这座寺院，从此以后，开始弘扬佛法。

寺院旁边不远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当初，如来曾在这里讲解佛法，开导众生，历时七日，塔旁有座精舍，有过去四介打坐和散步的遗迹。另外尚有数座佛塔，也都是如来说法讲经的地方，皆为无忧王所建。

从这里向南行走七百多里，抵达乌荼国。（在印度境内）

乌荼国

乌荼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膏腴，谷稼茂盛，凡诸果实，颇大诸国，异草名花，难以称述。气序温暑，风俗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黧。言辞风调，异中印度。好学不倦，多信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异道杂居。诸窣堵波凡十余所，并是如来说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国西南境大山中，有补涩波祇厘僧伽蓝，其石窣堵波极多灵异，或至斋日，时烛光明。故诸净信，远近咸会，持妙花盖，竞修供养。承露盘下，覆钵势下，以花盖筓，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针也。此西北山伽蓝中有窣堵波，所异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灵奇若斯。

国东南境临大海滨，有折利咄罗城，（唐言发行。）周二十余里，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中止之路也。其城坚峻，多诸奇宝。城外鳞次有五伽蓝，台阁崇高，尊像工丽。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静夜遥望，见彼国佛牙窣堵波上宝珠光明，离离然如明炬之悬烛也。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东印度境。）

【译文】

乌荼国，方圆七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各类果实，都大于其它各国，珍异的草木，名贵的花卉，难以说出它们的名称。气候温热，民俗粗犷、暴烈。居民体形魁梧，肤色棕黑。语言音调，与中印度不同，居民爱好学业，孜孜不倦，大多崇信佛法。境内有

寺院百余所，僧徒一万多人，都研习、修学大乘佛教。此外，尚有天祠五十所，诸外道信徒混杂居住，并有佛塔十余所，皆是如来宣扬佛法的地方，是无忧王所建。

本国西南边境的大山中，有一所补涩波祇厘寺院，寺内的石塔颇有灵验，在斋日期间，经常发出光芒。因此之故，远近信徒都云聚于此，手持鲜花伞盖，竞相遵奉供养。在塔的承露盘下面，覆钵状体上面若放上花盖柄，便能象磁石吸住铁针一样，被粘在上面。在这西北方山头上有一寺院，寺内的佛塔灵异之事与此相同，这两座佛塔，都是神鬼建造，因而如此灵异。

该国东南部濒临大海滨之处，有座折利咄罗城，（唐语谓“发行”）方圆二十多里，是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休息的必经之地。城墙坚固险峻，城内有许多珍奇珠宝。城外依次有五所寺院，寺内楼台亭阁高大，佛像工巧秀丽。此城南距僧伽罗国两万多里，寂静的夜晚远望北方，可以看见僧伽罗国佛牙塔上宝珠所发的光芒，整整齐齐如火炬高悬在空中，照耀远方。

从这里向西南，在大森林中穿行一千二百多里，抵达恭御陀国（在东印度境内）。

恭御陀国

恭御陀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滨近海隅，山阜隐嶙，土地垫湿，稼穡时播。气序温暑，风俗勇烈，其形伟，其貌黑。粗有礼义，不甚欺诈。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语言风调，颇有异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余所，异道万余人。国境之内，数十小城，接山岭，据海交，城既坚峻，兵又敢勇，威雄邻境，遂无强敌。国临海滨，多有奇宝，螺贝珠玕，斯为货用。出大青象，超乘致远。

从此西南八大荒野，深林巨大，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陵（力甌反）伽国。南印度境。

【译文】

恭御陀国，方圆一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临近海滨。山峦起伏，土地低下潮湿，庄稼适时播种。气候温热，民俗勇敢而躁烈。居民形体高大，面貌呈黑色。略知礼义，不太欺骗、狡诈。至于文字，与中印度相同，而语言音调，却有很大不同。境内居民崇奉外道，不遵信佛法。有天祠一百多所，异道信徒共一万多人。国境之内，分布着数十座小城，皆邻接山岭，据守海道，城池坚固而险峻，军队又勇敢凶猛，军威雄于邻国，没有强大的对手。本国临近海滨，有许多奇异珍宝，海螺、贝壳、珍珠，这些都作为货币使用。出产大青象，善于载重及远距离跋涉。

从此地向西南进入大荒野，森林茂密，树木高大，遮天蔽日，在其中行走一千四五百里，抵达羯陵伽国（在南印度境内）。

从羯𑖀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

羯𑖀伽国

羯𑖀伽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穡时播，花果具繁，林藪联绵，动数百里。出青野象，邻国所奇。气序暑热，风俗躁暴，情多狷犷，志存信义。言语轻捷，音调质正，词旨风则，颇与中印度异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甚众，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𑖀伽国在昔之时，氓俗殷盛，肩摩毂击，举袂成帷。有五通仙栖岩养素，人或凌触，退失神通，以恶咒术残害国人，少长无遗，贤愚俱丧。人烟断绝，多历年所，颇渐迁居，犹未充实，故今此国人户尚小。

城南不远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傍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国境北陲，大山岭上有石窣堵波，高百余尺，是劫初时人寿无量岁，有独觉于此入寂灭焉。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余里，至憍萨罗国。中印度境。

【译文】

羯𑖀伽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农作物适时播种，花卉果木丰富繁多，树木森林连绵不断，常有数百里。当地出产青野象，邻国视之为珍奇动物。气候酷热，民风急躁暴烈，性格峭直粗犷，颇重信义。语言轻快敏捷，音调纯正，词语的含义及语法规则，与中印度有

很大差异。居民很少信奉佛法，大多数遵奉外道。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徒五百多人，研习、修学大乘上座部法。此外，尚有天祠一百多所，诸外道人数众多，其中多数是耆那教徒。

羯陵伽国在过去时居民众多，市里人肩相摩擦，车轮互撞击，举起衣袖，便能连成帐幕。有个五通仙人，栖息在山岩之间，修身养性，有人凌辱冒犯了他，以致使其丧失了神通。仙人即施恶咒，残害国民，无论老幼皆无幸免，不管贤愚，全部遇害。此地人烟断绝，多年以后，才有外人逐渐迁居过来，人数并不太多，所以直至今天，该国居民数目仍然很少。

该城向南不远有一佛塔，高达一百多尺，乃无忧王所建。塔旁有过去四佛打坐及休息的遗迹。

本国北部边陲，在大山岭上有石塔，高一百多尺，这是劫初人寿无量岁时，辟支佛涅槃的地点。

从这里向西北，在山林中行走八百多里，抵达憍萨罗国（在中印度境内）。

侨萨罗国

侨萨罗国，周六千余里，山岭周境，林藪连接。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户殷实。其形伟，其色黑，风俗刚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学艺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教，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七十余所，异道杂居。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傍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曾于此外现大神通，摧伏外道。后龙猛菩萨止此伽蓝，时此国王号娑多婆诃，（唐言引正。）珍敬龙猛，周卫门庐。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议，谓门者曰：“幸为通谒。”时门者遂为入白。龙猛雅知其名，盛满钵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持钵，怀疑而返。龙猛曰：“彼何辞乎？”对曰：“默无所说，但投针于水而已。”龙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几其人，察微亚圣，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对曰：“何谓也？无言妙辩，其在是欤？”曰：“夫水也者，随器方圆，逐物清浊，弥满无间，澄湛莫测。满而示之，比我学之智周也，彼乃投针，遂究其极。此非常人，宜速而召。”而龙猛风范懔然肃物，言谈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风徽，久希请益，方欲受业，先骋机神，雅惧威严，升堂僻坐，为玄永日，辞义清高。龙猛曰：“后学冠世，妙辩光前，我惟衰髦，遇斯俊彦，诚乃写瓶有寄，传灯不绝，法教弘扬，伊人是赖。幸能前席，雅谈玄奥。”提婆闻命，心独自负，将开义府，先游辩囿，提振辞端，仰视质义。忽睹威颜，忘言杜口，避坐引

责，遂请受业。龙猛曰：“复坐，今将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诚教。”提婆五体投地，一心归命，曰：“而今而后，敢闻命矣。”

龙猛菩萨善闲药术，餐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药，寿亦数百。王有稚子，谓其母曰：“如我何时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观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寿已数百岁，子孙老终者盖益多矣，斯皆龙猛福力所加，药术所致。菩萨寂灭，王必殂落。夫龙猛菩萨智慧弘远，慈悲深厚，周给群有，身命若遗。汝宜往彼，试从乞头，若遂此志，当果所愿。”王子恭承母命，来至伽蓝，门者惊惧，故得入焉。时龙猛菩萨方赞诵经行，忽见王子，伫而谓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畏若惧，疾驱来至！”对曰：“我承慈母余论，语及行舍之士，以为含生宝命，经语格言，未有轻舍报身，施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来，在昔发心，逮乎证果。勤求佛道，修习戒忍。或投身饲兽，或割肌救鸽，月光王施婆罗门头，慈力王饮饿药叉血，诸若此类，尤难备举，求之先觉，何代无人。今龙猛菩萨笃斯高志，我有所求，人头为用，招募累岁，未之有舍。欲行暴劫杀，则罪累尤多，虐害无辜，秽德彰显。唯菩萨修习圣道，远期佛果，慈沾有识，惠及无边，轻身若浮，视身如朽，不违本愿，垂允所求！”龙猛曰：“俞，诚哉是言也！我求佛圣果，我学佛能舍，是身如响，是身如泡，流转四生，往来六趣，宿契弘誓，不违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将若何？我身既终，汝父亦丧，顾斯为意，谁能济之？”龙猛徘徊顾视，以干茅叶自吻其颈，若利剑断割，身首异处。王子见已，惊奔而去。门者上白，具陈始末，王闻

哀感，果亦命终。

国西南三百余里至跋逖末罗耆厘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峰岩峭险，既无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为龙猛菩萨凿此山中，建立伽蓝。去山十数里，凿开孔道，当其山下，仰凿疏石，其中则长廊步檐，崇台重阁，阁有五层，层有四院，并建精舍，各铸金像，量等佛身，妙穷工思，自余庄严，唯饰金宝。从山高峰，临注飞泉，周流重阁，交带廊庑。疏寮外穴，明烛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蓝也，人力疲竭，府库空虚，功犹未半，心甚忧戚。龙猛谓曰：大王何故若有忧色？”王曰：“辄运大心，敢树胜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绩未成，财用已竭，每怀此怅，坐而待旦。”龙猛曰：“勿忧。崇福胜善，其利不穷，有光弘愿，无忧不济。今日还宫，当极欢乐，后晨出游，历览山野，已而至此，平议营建。”王既受诲，奉以周旋。龙猛菩萨以神妙药，滴诸大石，并变为金。王游见金，心口相贺，回驾至龙猛所曰：“今日畋游，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时见金聚。”龙猛曰：“非鬼惑也。至诚所感，故有此金，宜时取用，济成胜业。”遂以营建，功毕有余。于是五层之中，各铸四大金像，余尚盈积，充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诵。龙猛菩萨以番迦佛所宣教法，及诸菩萨所演述论，鸠集部别，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层惟置佛像及诸经论，下第五层居止净人、资产、什物，中间三层僧徒所舍。闻诸先，志曰：引正营建已毕，计工人所食盐价，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亿。）金钱。其后僧徒忿诤，就王平议。时诸净人更相谓曰：“僧徒诤起，言议相乖，凶人伺隙，毁坏伽蓝。”于是重关反拒，以擒僧徒。自尔以来，无复僧众。远瞩山岩，莫知门径。时

引善医方者入中疔疾，蒙面入出，不识其路。

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侨萨罗国，方圆六千多里，境内山脉环绕，树林连绵不断。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城乡密布，居民众多而富足。形体高大，肤色棕黑。民风刚直勇猛，性格勇敢而躁烈。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学业、技艺杰出。国王是刹帝利种姓。崇奉敬拜佛教，心地仁慈，惠及四方。境内有寺院一百多所，僧徒将近一万人，都修习、研学大乘法教。此外，尚有天祠七十多所，诸派外道信徒错杂居住。

都城南部不远有一旧寺院，旁边有座佛塔，乃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曾在这里显现神通，折服外道信徒。此后，龙猛菩萨居住在这所寺院，当时的该国国王名叫娑多婆诃，（唐语谓“引正”）推崇敬仰龙猛，派兵护卫佛寺。这时提婆菩萨从执师子国前来，欲与龙猛辩论法理；就对守门人说：“希望你为我通报一下。”守门人进去告诉龙猛。龙猛向来知道提菩的名望，就盛满一钵水，吩咐弟子：“你持这钵水，出示给提婆看。”提婆看见水，并未说话，只是将一根针投入水中。弟子拿着水钵，满腹狐疑地走回来。龙猛问：“他说了些什么？”弟子回禀说：“提婆未发一言，只是将针投入到水中罢了。”龙猛说：“此人真是聪明啊！预知事物到了这种地步，明察细微简直与圣人一般，德行如此宏大，应赶快请他进来。”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不开口就能巧妙应对，难道就是这种方式吗？”龙猛解释说：“水这种物质，依照器物的方圆而改变形状，随着物体的清

洁、肮脏而改变性质，它充满于世间万物之间，毫无缝隙，清澄明湛，神奇莫测。我将水钵盛满，出示他看，比喻我学识聪明而渊博，他却投针入水，表示已彻底了解我的学说本质。这非一般人，请赶快召他进来。”龙猛仪态威严，令人肃然起敬，与之交谈者，都俯首低头，以示心悦诚服。提婆一向钦慕他的德行，早就希望向他请教，再接受教诲之前，先显示了一下自己的机妙神奇，由于畏惧龙猛的威严，上堂以后就在偏僻的地方坐下。与龙猛整日谈经论道，言语清晰，主旨深妙。龙猛对他说：“你虽后学之士，但学问已举世无双，论辩巧妙超过了前辈，我已是衰老之人，遇见你这位年轻俊杰，确实可使泻瓶有所寄托，传灯永不绝灭。法教得以弘扬光大，一切全靠你了。希望你能上前入席，演说玄妙的佛理。”提婆听到吩咐，内心非常骄傲，意欲在谈论义理之前，先与龙猛辩论，刚刚振作精神，准备发言，抬头正视龙猛，打算质问。忽然看到龙猛威严的容貌，竟然忘却言辞，说不出话来，连忙离开上席，深刻自责，请龙猛教授学业。龙猛说：“你还是坐下，今天我将传授你至真妙理，法王的至上教诲。”提婆五体投地，身施大礼，诚心皈依龙猛门下，说：“从今之后，愿意听从你的教诲。”

龙猛菩萨擅长医药之术，能够服丹养生，寿命已达数百岁，身心仍不衰老，引正王因之亦得养生药物，寿命也达数百岁。国王有一个小儿子，对他的母亲说：“象这样，我什么时间才能继承王位？”其母回答：“以现在的情形看，没有限期。你的父王年寿已经数百岁，期间已有许多子孙死去了。这都是依赖龙猛的福力及长生药所致。如若龙猛菩萨圆寂，你的父王必将随之死去。龙猛菩萨智慧无边，慈悲为

怀，周济天下苍生，并不顾及自己生命。你应前去拜见，试着乞讨到他的人头，如果此举得以成功，你的愿望就能实现。”王子恭敬地听从母亲的吩咐，来至寺院，守门者惊惧万分。所以王子得以入内。这时，龙猛菩萨正在一边念经，一边散步，猛然看见王子，就停下脚步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竟然驾临本寺，面带畏惧，勿勿来到这里？”王子回答说：“我听母亲谈论，提及施舍的人，我以为众人都珍惜生命，经典格言经常说，从无人轻易捐献自己的生命，去布施于他人。我的母亲却说：‘并非这样。十方善逝，三世如来，昔日曾发愿心，努力求得证果，勤勉慕求佛道，遵从戒律，忍受苦难。有的以身体去喂野兽，有的割取肌肉去救飞鸽，月光王将头颅施舍给婆罗门，慈力王让饿药叉喝取自己的血，诸如此类，难以一一胪列。在前代得道的人中间寻找，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人？如今龙猛菩萨便怀有如此高尚的心愿’。我曾要借人头一用，招募了多年，却无人肯施舍。假如我去行凶杀人，就会罪恶深重，惨害无辜，恶迹十分明显。只有菩萨你修行圣道，期望证得佛果，慈爱普渡众生，恩惠施于无边，视生命如月浮云，视身体如同朽木。希望你不要违背本来的愿望，答应我的请求。”龙猛说：“是啊，你说得非常对。我慕求佛道正果，效仿佛陀，舍身布施，我这身体犹如空谷回声，又犹如水花泡沫，流转于四种形态之中，往来六种场所之内，一直履行自己所发誓愿，不违背他人的要求。但是，王子啊，有一件事很为难，该如何处理呢？我若死去，你的父亲亦将生命终结，考虑这一点，谁又能拯救他呢！”龙猛左顾右盼，寻找自杀的工具，用干茅叶割自己的颈项，象利剑切下一般，马上身首两处。王子看见

这种情形，惊恐地逃跑而去。守门者禀告国王，陈述了此事的本末，国王听到后非常哀痛，不久就死去了。

自该国向西南行走三百多里，到达跋逻末罗耆厘山，（唐语谓“黑蜂”）巍然耸立，山峰峭拔而险峻，没有崖谷，就如一块完整的巨石。引正王曾经开凿这座山，为龙猛菩萨修建佛寺。距山十几里，开凿了一条道路，进入山的底部后旋即向上凿石。里面建有长廊，楼阁重重，楼有五层，每层又有四处院落，并且修建精舍，各处铸有金像，与真身大小相同，构思巧妙至极。佛像庄严肃穆，只用金银珠宝进行装饰。山泉从此山的最高峰倾泻而下，环绕着重重楼阁，交错在房屋之间。窗户开向洞外，阳光照入房中。当初，引正王为修建这座寺院，费尽人力，耗竭府库，工程还未完成一半，内心非常忧虑。龙猛问道：“陛下为何面带忧色？”国王回答：“我发下宏大心愿，树造绝胜福德，希望万古长存，等待慈氏降临，工程尚未完成，资财已经耗竭，每每为此忧虑，枯坐到天明。”龙猛说：“不用担心。树造福德善行，其利永无穷尽，只要立下雄心大志，不用害怕做不成。今天你回到王宫，应该尽情享乐，明晨出去游玩，仔细观看山野，之后再到这里，我们一同商议建寺之事。”国王听从此话，绕行龙猛，施以敬礼。龙猛菩萨施用神奇的药物，将其滴在巨石上，结果石块都变成为黄金。国王出游看见黄金，内心非常高兴，口中连声称贺，回到龙猛的居所说：“今天出游狩猎，似被神鬼所迷惑，在山林之中，时常见到黄金聚集。”龙猛回答道：“并非鬼神迷惑你啊，你的至诚感动上天，所以才有这些黄金出现，应该抓紧时间取用，完成建寺大业。”于是国王就用这些黄金修建寺院，工程完

毕，黄金仍有剩余。于是就在五层楼阁之中，每层各铸四座高大的金佛，并将其中仍剩余的黄金，贮存在国库之中，召集一千僧侣，住在寺中礼敬佛法。龙猛菩萨将释迦佛宣扬过的教法，以及诸位菩萨演述的论议，搜集在一起，分门别类，藏在寺中。所以，第一层只放佛像及各种经论，最下面的第五层居住净人放置财产、日常用品，中间三层为僧徒居住。我听古书记载：引正王修建佛寺，只算工人所食用的盐钱，就达到九拘胝（拘胝，唐语谓“亿”）。后来僧人之间发生争吵，就到国王那里评论是非。净人们趁机传言说：“僧侣之间争吵，言辞之间互相对抗，坏人伺机准备毁坏佛寺。”于是反锁重重大门，排斥僧徒。自此之后，寺内再无僧众。远望山岩之间，不知门径所在。常有净人领擅长医术之人，入内看病，但总将他们的面部蒙住，使其认不出其中的道路。

从该国的大树林中，向南行走九百余里，抵达案达罗国（在南印度境内）。

案达罗国

案达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号瓶耆罗，土地良沃，稼穡丰盛。气序温暑，风俗猛暴，语言辞调异中印度，至于文字，轨则大同。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三千人。天祠三十余所，异道实多。

瓶耆罗城侧不远有大伽蓝，重阁层台，制穷剞劂，佛像圣容，丽极工思。伽蓝前有石窠堵波，高数百尺，并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之所建也。

所行罗汉伽蓝西南不远有窠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说法，现大神通，度无量众。

所行罗汉伽蓝西南行二十余里，至孤山，山岭有石窠堵波，陈那（唐言童授。）菩萨于此作《因明论》。陈那菩萨者，佛去世后，承风染衣。智慧广大，慧力深固，愍世无依，思弘圣教。以为因明之论，言深理广，学者虚功，难以成业，乃匿迹幽岩，栖神寂定，观述作之利害，审文义之繁约。是时崖谷震响，烟云变采，山神捧菩萨高数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权导物，以慈悲心，说《因明论》，综括妙理，深究微言。如来寂灭，大义泯绝。今者，陈那菩萨福智悠远，深达圣旨，因明之论，重弘兹日。”菩萨乃放大光明，照烛幽昧。时此国王深生尊敬，见此光明相，疑入金刚定，因请菩萨证无生果。陈那曰：“吾入定观察，欲释深经，心期正觉，非愿无生果也。”王曰：“无生之果，众圣攸仰，断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愿疾证之。”陈那是时心悦王请，方欲那受无学圣果。时妙吉祥菩萨知而惜焉，欲相警诫，乃弹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舍广大

心，为狭劣志，从独善之怀，弃兼济之愿？欲为善利，当广传说慈氏菩萨所制《瑜伽师地论》。导诱后学，为利甚大。”陈那菩萨敬受指诲，奉以周旋。于是覃思沈研，广因明论。犹恐学者惧其文微辞约也，乃举其大义，综言微言，作《因明论》，以导后进，自兹已后，宣畅瑜伽，盛业门人，有知当世。

从此林野中南行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亦谓大安达逻国。（南印度境。）

【译文】

案达罗国，方圆三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名叫瓶耆罗。土地肥沃，庄稼繁茂。气候温热，民风凶猛暴躁。语言音调与中印度不同，至于文字的语法大体与其相同。境内有寺院二十多所，僧徒三千人。此外，尚有天祠三十多所，异道信徒非常多。

瓶耆罗城旁边不远有一佛寺，楼阁重重，亭台层层，雕刻精巧万分，佛像的容貌装饰，构思巧妙，秀丽至极。寺院前面有一石塔，高达数百尺，与佛寺一样，都由阿折罗（唐语谓“所行”）罗汉所建造。

所行罗汉寺院西南不远处有座佛塔，乃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曾在此讲演佛法，显现神通，普度众生。

从所行罗汉寺院向西南行走二十多里，到达一座孤山。山上有一石塔，陈那（唐语谓“童授”）菩萨曾在此撰写《因明论》。陈那菩萨在佛陀涅槃后，继承衣钵，出家为僧。他智识渊博，弘愿广大，慧根深厚，定力坚固。怜愍世人无所寄托，意欲弘扬圣教。他认为因明之论，言辞深奥，道理广博，学习之人耗费光阴，也难理解其中要旨，就隐居于幽

静山林之中，收敛心思，坐禅入定，揣摩述作的要义，详察文字语义的繁简。正在这时，崖谷传来震耳声响，烟云亦随之变色，山神捧起菩萨，高达数百尺，口宣此言：“昔日佛陀世尊权衡万物，引导众生，以慈悲之心，演说《因明论》，综合概括精妙的佛理，穷尽精微的语言。如来圆寂后，大义灭绝殆尽。现在陈那菩萨福德、智慧深远，领悟圣教的主旨，因明之论今日当重新被弘扬光大。”菩萨身放光芒，照射到幽暗的地方。这时此国国王深生敬意，见到这一光明形象，以为他已入金刚定，就请求菩萨证无生果。陈那说：“我进入禅定，意在观察，欲解释经典深意，目的为获得无上正觉，并不想证无生果。”国王说：“无生之果，众圣仰慕，摈弃三界之欲，洞察三明之智，这是大好事，希望你迅速证得。”陈那这时心里非常高兴，便想求证无学圣果。恰巧为妙吉祥菩萨所察觉而心感惋惜，意欲告诫他，就弹弹手指，使他领悟，并告诫说：“可惜啊！你为何放弃鸿鹄大志，却追求狭小的心愿，只想独善其身，而不普渡众生？想要获得为善之利，就应当广泛演说慈氏菩萨所撰的《瑜珈师地论》，引导后学，获利巨大。”陈那菩萨虔诚地接受教诲，绕行妙吉祥菩萨，以示礼敬。于是他深思熟虑，勤奋钻研，推广因明论。但仍担心求学的人畏惧文义微妙，言辞简略，就列举主旨，综合精微语句，撰著《因明论》，引导后学之人。从此以后，宣扬瑜珈。他的功业及门人，在当时著称于世。

从此处树林中向南行走一千多里，抵达那羯磔迦国。（也称之为大安达逻国。在南印度境内）

驮那羯磔迦国

驮那羯磔迦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气序温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学艺。伽蓝鳞次，荒芜已甚，存者二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实多。

城东据山有弗婆势罗（唐言东山。）僧伽蓝，城西据山有阿伐罗势罗（唐言西山。）僧伽蓝，此国先王为佛建焉。奠川通径，疏崖峙阁，长廊步檐，枕岩接岫，灵神警卫，圣贤游息。自佛寂灭，千年之内，每岁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罢安居日皆证罗汉，以神通力凌虚而去；千年之后，凡、圣同居，自百余年，无复僧侣，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为猿穴，惊恐行人，以故空荒，门无僧众。

城南海远有大山岩，婆毗吠伽（唐言清辩。）论师住阿素洛宫待见慈氏菩萨成佛之处。论师雅量弘远，至德深邃，外示僧伽之服，内弘龙猛之学。闻摩揭陀国护法菩萨宣扬法教，学徒数千，有怀谈议，杖锡而往。至波吒厘城，知护法菩萨在菩提树，论师乃命门人曰：“汝行诣菩提树护法菩萨所，如我辞曰：‘菩萨宣扬遗教，导诱迷徒，仰德虚心，为日已久。然以宿愿未果，遂乖礼谒。菩提树者，誓不空见，见当有证，称天人师。’护法菩萨谓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诚，未遑谈议。’人信往复，竟不会见。论师既还本土，静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谁决我疑？’于观自在菩萨像前诵《随心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岁。观自在菩萨乃现妙色身，谓论师曰：‘何所志乎？’对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曰：‘人命危脆，世间

浮幻，宜修胜善愿，生睹史多天，于斯礼觐，尚速得见。”论师曰：“志不可夺，心不可贰。”菩萨曰：“若然者，宜往驮那羯磔迦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所，至诚诵持《执金刚陀罗尼》者，当遂此愿。”论师于是往而诵焉。三岁之后，神乃谓曰：“伊何所愿，若斯勤励？”论师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指遣来请，成我愿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谓之曰：“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开即入中，可以待见。”论师曰：“幽居无睹，讵知佛兴？”执金刚曰：“慈氏出世，我当相报。”论师受命，专精诵持，复历三岁，初无异想，咒芥子以击石，岩壁豁而洞开。是时百千万众观睹忘返，论师跨其户而告众曰：“吾久祈请，待见慈氏，圣灵警祐，大愿斯遂，宜可入此，同见佛兴。”闻者怖骇，莫敢履户，谓是毒蛇之窟，恐丧身命。再三告语，惟有六人从入。论师顾谢时众，从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还合，众皆嗟怨，恨前言之过也。

自此西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南印度境。）

【译文】

驮那羯磔迦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土壤肥沃，庄稼茂盛。荒野较多，城市较少。气候温热，居民面貌棕黑。性格猛烈，爱好学业、技艺。寺院依次排列，但多已荒芜，残存者仅二十多所，僧侣一千多人，大多研习修学大乘教法。此外，尚有天祠一百多所，异道信徒非常之多。

都城东面的山上，有弗婆势罗（唐语谓“东山”）僧寺院，城西的山上有阿伐罗势罗（唐语谓“西山”）僧寺院。二处皆是该国先王为佛陀所建。他修浚河流，打通道路，开

凿山崖，建筑楼阁，长长的廊屋蜿蜒于山峦之间，神灵在此警卫，圣人贤士在此游览、栖息。从佛陀圆寂后，在一个年之内，每年都有千名凡夫僧入居此地，待到安居日结束时，全部证得罗汉，运用神通之力凌空飞去；一千年之后，凡人、圣贤杂居；最后一百多年来，再无僧徒居住，而山神也经常变幻形态，或变成豺狼，或化成猿猴，惊恐行人。因此之故，此地变得空芜荒凉，空寂而无僧人。

城南不远之处，有一块大山石，这是婆毗吠伽（唐语谓“清辩”）论师居住在阿素洛宫，等待拜见慈氏菩萨成佛的地点。论师胸怀雅量，志向弘远，德行深厚，思想深邃，虽然身穿僧伽学派的服装，内心却遵奉龙猛菩萨的学说。他听说摩揭陀国护法菩萨宣讲佛法，随从学习的僧侣达到数千人，就想与其谈论评讲，于是手拄锡杖前往。到达波吒厘城以后，得知护法菩萨在菩提树之处，论师就命学生说：“菩萨宣讲弘扬佛教，引导迷惘的人们，我虔诚地仰慕你的德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由于以前的誓愿尚未实现，所以不能前来拜见。我曾发下誓愿，绝不两手空空来见菩提树；若见到菩提，就表明我已获得正果，成为天、人之师。”护法菩萨对来人说：“人世如同梦幻，生命如同浮云，我整日勤奋修行，没有时间来谈论争辩。”使者往返通信联络，最终两人也未见面。论师回归本国，静心思考：“只有慈氏成佛，才能解决我的疑问。”就在观自在菩萨佛像前诵读《随心陀罗尼》，拒绝食物，只饮清水，这样历时三年。观自在菩萨于是显现美妙色身，对论师说：“你有什么志向？”论师回答道：“我希望留着这个身体，等待见到慈氏。”观自在菩萨说：“人生短暂而脆弱，世间如浮云、幻

梦一般，你应该修得大圣大德，以便转生睹史多天，就在那里礼拜慈氏，则可迅速会见菩萨。”论师说：“我的志向不可改变，我愿心智单一，不愿三心二意。”菩萨说：“如果这样，你可前往驮那羯磔迦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的处所，虔诚地诵读《执金刚陀罗尼》，应能满足你的心愿。”论师于是前往执金刚神处，诵读佛经。历时三年后，执金刚神问道：“你有什么愿望，为何诵经如此勤奋？”论师回答道：“我愿意保留这个身体，等待拜谒慈氏菩萨。观自在菩萨指点我来请求执金刚神，能满足我愿望的，难道就是尊神吗？”执金刚神就传授秘方，并对他说：“这块岩石中间，有个阿素洛宫，按照我所传授的方法去请求，石壁自会裂开，一见裂开你就进入其中，可以在那里等待拜谒释氏菩萨。”论师说：“石中昏暗，我无法看清，怎知佛陀出世？”执金刚说：“慈氏出世时，我自然会来告诉。”论师听从吩咐，专心致志，诵持佛经，这样又过了三年，仍未改变初衷。一次，他一边念诵咒语，一边用芥子叩击岩石，石壁突然打开。这时成千上万的世俗大众围着观看，不愿离去，论师走进洞口对众人说：“我为等待拜谒慈氏菩萨，已经祈求了多年，现在圣灵保佑，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你们也可进来，共观佛陀出世。”听众惊恐万分，不敢走近洞口，认为这是毒蛇的穴窟，害怕丧掉自己的性命。论师再三劝说，只有六个人随从进入。论师回过头来向众人告别，从容走入岩洞，等他进洞以后，石壁又重新闭合。众人都很后悔，遗憾刚才失言。

从此处向西南行走一千多里，抵达珠利耶国。（在南印度境内）

珠利耶国

珠利耶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土野空旷，藪泽荒芜。居户寡小，群盗公行。气序温暑，风俗奸宄。人性犷烈，崇信外道。伽蓝颓毁，粗有僧徒。天福数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东南不远有宰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尝于此处现大神通，说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诸天、人。

城西不远有故伽蓝，提婆菩萨与罗汉论议之处。初，提婆菩萨闻此伽蓝有喟咄罗（唐言上。）阿罗汉，得六神通，具八解脱，遂来远寻，观其风范。既至伽蓝，投罗汉宿。罗汉少欲知足，唯置一床，提婆既至，无以为席，乃聚落叶，指令就坐。罗汉入定，夜分方出，提婆于是陈疑请决，罗汉随难为释，提婆寻声重质，第七转已，杜口不酬，窃运神通力，往睹史多天请问慈氏。慈氏为释，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旷劫修行，贤劫之中，当绍佛位，非尔所知，宜深礼敬。”如弹指顷，还复本座，乃复抑扬妙义，剖析微言。提婆谓曰：“此慈氏菩萨圣智之释也，岂仁者所能详究哉？”罗汉曰：“然，诚如来旨。”于是避席礼谢，深加敬叹。

从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南印度境。）

【译文】

珠利耶国，方圆二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十多里。土块空旷，山林荒芜。居民稀少，盗贼横行。气候温热，民风奸邪，易于犯法作乱。国人性格粗犷暴烈，信奉外道。寺院多已塌毁，略有僧徒。天祠数十所，多数居住着耆

那教徒。

都城东南不远处，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曾在此处大显神通，讲解佛教妙法，挫败外道信徒，度化天神、众人。

城西不远有一旧寺院，是提婆菩萨与罗汉谈论评讲之处。当初，提婆菩萨听说这座寺院有个喁罗（唐语谓“上”）阿罗汉，修得六神通，获得八解脱，就从远道而来拜访，瞻仰他的风范。到寺院后，投宿到罗汉那里。罗汉不贪物欲，只有一张绳床。提婆到来以后，无物可为坐席，就聚拢起落叶，指着请他坐下。罗汉进入禅定，半夜方才出定。提婆趁机提出心中的疑问，请求罗汉解答，对于他的疑难，罗汉随口一一作答。提婆又再次发言质问，七个回合结束，罗汉闭口不言，暗运神通，前往睹史多天请教慈氏菩萨。慈氏作了解释，并告诉说：“这位提婆，已经漫历长时期的修行，贤劫之中，将要继承佛位，这事不是你能知道的，你应该对他深加礼敬。”不过弹指之间，罗汉又回归原座，再阐发神妙义理，分析精微言辞。提婆对他说：“这是慈氏菩萨的圣明解释，哪里是你所能详细探究的？”罗汉回答道：“是的，的确如你所言。”于是离开座位，向他礼拜致歉，对提婆深为敬服、赞叹。

从这里向南进入森林之中。行走一千五、六百里，抵达达罗毗荼国。（在南印度境内）

达罗毗荼国

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润，稼穡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深笃信义，高尚博识，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并皆遵学上座部法。天祠八十余年，多露形外道也。如来在世，数游此国，说法度人，故无忧王于诸圣迹皆建窣堵波。

建志补罗城者，即达磨波罗（唐言护法。）菩萨本生之城。菩萨，此国大臣之长子也。幼怀雅量，长而弘远。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礼筵之夕，忧心惨凄，对佛像前殷勤祈请，至诚所感，神负远遁，去此数百里，至山伽蓝，坐佛堂中。有僧开户，见此少年，疑其盗也，更诘问之，菩萨具怀指告，因请出家。众咸惊异，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迹，乃知菩萨神负远尘。王之知也，增生敬异。自染衣已，笃学精勤，令问风范，语在前记。

城南不远有大伽蓝，国中聪睿同类萃止。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说法，摧伏外道，广度人、天。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南行三千余里，至秣罗矩吒国，（亦谓枳秣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达罗毗荼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名叫建志补罗，方圆三十多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盛产花果，出产宝物。气候温热，民风勇敢刚烈。注重信用，讲究仁义，崇尚博学多识，语言、文字与中印度稍有不同。境内有寺院一

百多座，僧徒一万多人，都尊奉研习上座部法。尚有天祠八十多所，多数为耆那教徒所居。当初，如来在世之时，几度游学此国，讲解佛法，度化众人，所以无忧王在各个圣迹之处，都建有佛塔。

建志补罗城，即达磨波罗（唐语谓“护法”）菩萨的出生之地。菩萨，是该国某位大臣的长子。从小就胸怀雅量，长大后志向弘远。年近二十时，王室之女下嫁于他。举行婚礼宴会的夜晚，他忧心冲冲，神情凄惨，在佛像前虔诚祈祷。赤诚之心感动上天，神灵背他远逃，离城数百里。抵达一所山寺，就让他坐在佛堂之中。僧人开门，看见这个少年，怀疑他是盗贼，就上前质问，菩萨详细讲述了事情本末，并请求出家为僧。众僧都感到惊讶，就答应了他。这时，国王下达诏令，到处寻求菩萨，才知道被神灵背负远处。国王知得此事，心生敬异。菩萨出家之后，刻苦学习精心钻研；关于他的声誉、风范，在前面各处均有记载。

该城南面不远处，有一大寺院，国中聪明睿智之人都集中在这里。院内建有佛塔，高达百余尺，乃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在此讲法，挫败外道信徒，普度众人、天神。塔旁则有过去四佛的座位和散步的遗迹。

从这里向南行走三千多里，抵达秣罗矩吒国（亦称枳秣罗国。在南印度境内）

秣罗矩吒国

秣罗矩吒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田阜鹵，地利不滋。海渚诸珍，多聚此国。气序炎热，人多黧黑。志性刚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艺惟善逐利。伽蓝故基，实多余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数百，外道甚多，多露形之徒也。

城东不远有故伽蓝，庭宇荒芜，基址尚在，无忧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东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钵犹存，无忧王之所建立，在昔如来于此说法，现大神通，度无量众，用彰圣迹，故此标建。岁久弥神，祈愿或遂。

国南滨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其中则有白檀香树，栴檀你婆树。树类白檀，不可以别，唯于盛夏，登高远瞩，其有大蛇萦者，于是知之。犹其木性凉冷，故蛇盘也，既望见已，射箭为记，冬蛰之后，方乃采伐。羯布罗香树松身异叶，花果斯别，初采既湿，尚未有香，木干之后，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此所谓龙脑香也。

秣刺耶山东有布咄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颠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谕其人，果遂其愿。

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谷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唐言执师

子，非印度之境。)

【译文】

秣罗矩吒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土地少水盐碱，物产贫乏。海中的各种珍宝，大多聚集在此国。气候炎热，居民皮肤大多呈黑色。性情刚烈，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不崇尚学习技艺，只喜欢经商逐利，寺院旧址很多，但现在很少，僧侣亦很稀少。尚有天祠数百所，外道信徒十分众多，多数是耆那教徒。

城东不远有座旧寺，门庭荒芜，基址尚在，乃无忧王之弟大帝所建。寺东南有座佛塔，高大的塔基已经塌陷，覆钵状体仍然存在，乃是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曾在此演说佛法，显现大神通，度化众人，为了彰明圣迹，故在此建塔。岁月越久，越加神验，祈祷求愿有时能够实现。

该国南部滨海之处，有一秣刺耶山，山崖挺拔，山岭险峻，涧谷幽深。山中有白檀香树、栴檀你婆树。栴檀你婆树树形酷似白檀，难以分别，只有在盛夏季节，登高远望，若有大蛇萦绕其上，才可凭此得知为栴檀你婆树。因为此树性寒凉，故蛇盘绕其上。望见之后，射出一箭，留作标记，冬蛰之后，才能采伐。羯布罗香树树身与松树相同，但叶子不同，花朵和果实也有区别，刚刚采伐下来，因为树木尚湿，没有香味；树木风干之后，顺着木纹剖开，其中便有香脂，形状与云母类似，色泽如同冰雪，这就是所说的龙脑香。

秣刺耶山东面有一布咄洛迦山，山路险要，崖谷崎岖倾斜，山顶有一水池，水质清澈，水面平静，分出一条大河，流绕山峰二十圈，最后流入南海。水池的旁边有座石天宫，是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览的住处。若有人希望拜谒菩萨，就必

须不顾性命，跋山涉水，忘却艰难险阻。实际上能到达这里的，非常稀少。而山下居民，如果虔诚祈祷，菩萨便会降临，有时化作自在无形，有时变为涂灰外道，抚慰此人，最终满足他的心愿。

此山东北方的海边有座城市，是通往南海僧伽罗国的必经之路。听当地土著说：从此处入海，向东南行三千多余里，就可抵达僧伽罗国。（唐语谒“执师子”，不在印度境内。）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

僧伽罗国

僧伽罗，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穡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尚勤福。

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其后南印度有一国王，女娉邻国，吉日送归，路逢师子，侍卫之徒弃女逃难，女在举中，心甘丧命。时师子王负女而去，入深山，处幽谷，捕鹿采果，以时资给。既积岁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种畜也。男渐长大，力格野兽。年方弱冠，人智斯发，请其母曰：“我何谓乎？父则野兽，母乃是人，既非族类，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济。”其子于后逐师子父，登山逾岭，察其游止，可以逃难。伺父去已，遂提负母妹，下趋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说事源，人或知闻，轻鄙我等。”于是至父本国，国非家族，宗祀已灭。投寄邑人，人谓之曰：“尔曹何国人也？”曰：“我本此国，流离异域，子母相携，来归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资给。其师子王还无所见，追恋男女，愤恚既发，便出山谷，往来村邑，咆哮震吼，暴豁人物，残毒生类，邑人辄出，遂取而杀。击鼓吹贝，负弩持矛，群从成旅，然后免害。其王惧仁化之不洽也，乃纵猎者，期于擒获。王躬率四兵，众以万计，掩薄林藪，弥跨山谷，师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获，寻复招募，其有擒执师子除国患者，当酬重赏，式旌茂

绩。其子闻王之令，乃谓母曰：“饥寒已甚，宜可应募，或有所得，以相抚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虽畜也，犹谓父焉，岂以艰辛，而兴逆害？”子曰：“人畜异类，礼义安在？既以违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应招募。是时千众万骑，云屯雾合，师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驯伏，于是乎亲爱忘怒，乃俾刃于腹中，尚怀慈害，犹无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异也？”诱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祸，然后具陈始末，备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亲乎？畜种难驯，凶情易动。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断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赏以酬其功，远放以诛其逆。则国典不亏，王言不贰。”于是装二大船，多储粮糗。母留在国，周给赏功，子女各从一舟，随波飘荡。其男船泛海至此宝渚，见丰珍玉，便于中止。其后商人采宝，复至渚中，乃杀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孙众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筑邑，据有疆域，以其先祖擒执师子，因举元功，而为国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产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国是也。故师子国人形貌卑黑，方颐大颡，情性犷烈，安忍鸩毒，斯亦猛兽遗种，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说也。

佛法所记，则曰：“昔此宝洲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女之所居也。城楼之上竖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动。有凶事凶幢动，恒伺商人至宝洲者，便变为美女，持香花，奏音乐，出迎慰问，诱人铁城，乐宴欢会已，而置铁牢中，渐取食之。时赡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罗。父既年老，代知家务，与五百商人入海采宝，风波飘荡，遇至宝洲。时罗刹女望吉幢动，便赍香花，鼓奏音乐，相携迎候诱

入铁城。商主于是对罗刹女王欢娱乐会，自馀商侣，各相配合，弥历岁时，皆生一子。诸罗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铁牢，更伺商侣。时僧伽罗夜感恶梦，知非吉祥，窃求归路，遇至铁牢，乃闻悲号之声，遂升高树，问曰：“谁相拘繫，而此怨伤？”曰：“尔不知耶？城中诸女，并是罗刹，昔诱我曹入城娱乐。君既将至，幽牢我曹，渐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祸。”僧伽罗曰：“当图何计，可免危难？”对曰：“我闻海滨有一天马，至诚祈请，必相济渡。”僧伽罗闻已，窃告商侣，共往海滨，专精求救。是时天马来告人曰：“尔辈各执我毛鬣，不回顾者，我济汝曹。越海免难，至赡部洲、吉达乡国。”诸商人奉指告，专一无贰，执其毛鬣，天马乃腾骧云路，越济海岸。诸罗刹女忽觉夫逃，遂相告语，异其所去，各携稚子凌虚往来。知诸商人将出海滨，遂相召命，飞行远访。尝未逾时，遇诸商侣，悲喜俱至，涕泪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会良人，室家有庆，恩爱已久，而今远弃，妻子孤遗，悠悠此心，谁其能忍？幸愿留顾，相与还城。”商人之心未肯回虑，诸罗刹女策说无功，遂纵妖媚，备行娇惑。商侣爱恋，情难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堕。罗刹诸女更相拜贺，与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罗者，智慧深固，心无滞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难。时罗刹女王空还铁城，诸女谓曰：“汝无智略，为夫所弃，既寡艺能，宜勿居此。”时罗刹女王持所生子，飞至僧伽罗前，纵极媚惑诱请令还。僧伽罗口诵神咒，手挥利剑，叱而告曰：“汝是罗刹，我乃是人，人鬼异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当断汝命。”罗刹女知之不遂也，凌虚而去，至僧伽罗家，谓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国王女，僧伽娶我为

妻，生一子矣，赍持宝货，来还乡国。泛海遭风，舟楫漂没，惟我子母及僧伽罗，仅而获济。山川道阻，冻馁艰辛，一言忤意，遂见弃遗，詈言不逊，骂为罗刹。归则家国辽远，止则孤遗羁旅。进退无依，敢陈情事。”僧伽曰：“诚如所言，宜时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罗至。父谓之曰：“何重财宝，而轻妻子？”僧伽罗曰：“此罗刹女也。”则以先事具白父母，而亲宗戚属咸事驱逐。时罗刹女遂以诉王，王欲罪僧伽罗。僧伽罗曰：“罗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为不诚也，而情悦其淑美，谓僧伽罗曰：“必弃此女，今留后宫。”僧伽罗曰：“恐为灾祸，斯既罗刹，食唯血肉。”王不听僧伽罗之言，遂纳为妻。其后夜分，飞还宝渚，召馀五百罗刹鬼女共至王宫，以毒咒术残害宫中，凡诸人畜，食肉饮血，持其余尸，还归宝渚。旦日群臣集，王门闭而不开，侯听久之，不闻人语。于是排其户，辟其门，相从趋进，遂至宫庭，阒其无人，惟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顾失图，悲号恸哭，莫测祸源。僧伽罗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祸自招矣。于是国辅、老臣、群官，宿将，历问明德，推举崇高，咸仰僧伽罗之福智也，乃相仪曰：“夫君人者，岂苟且哉？先资福智，次体明哲，非福智无以享宝位，非明哲何以理机务？僧伽罗者，斯其人矣。梦察祸机，感应天马，忠以谏言，智足谋身。历运在兹，惟新成咏。”众庶乐推，尊立为王。僧伽罗辞不获免，允执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于是沿革前弊，表式贤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侣在罗刹国，死生莫测，善恶不分。今将救难，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国之福也；收珍藏宝，国之利也。”于是治兵，浮海而往。时铁城上凶幢遂动，诸罗刹女睹而惶怖，便纵妖媚，出迎诱诳。王

素知其诈，令诸兵口诵神咒，身奋武威。诸罗刹女蹢坠退败，或逃隐海岛，或沉溺洪流。于是毁铁城，破铁牢，救得商人，多获珍宝。招募黎庶，迁居宝洲，建都筑邑，遂有国焉。因以王名而为国号。僧伽罗者，即释迦如来本生之事也。

僧伽罗国先时惟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为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乘。二曰阿跋耶祇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济济如也。

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莹以珍珠，饰之奇宝。精舍上建表柱，置钵昙摩罗伽大宝，宝光赫奕，联晖照曜，昼夜远望，烂若明星。王以佛牙曰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务极珍奇，式修供养。

佛牙精舍侧有小精舍，亦以众宝而为莹饰。中有金佛像，此国先王等身而铸，肉髻则贵宝饰焉。其后有盗，伺欲窃取，而重门周槛，卫守清切。盗乃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宝，像渐高远。其盗既不果求，退而叹曰：“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起广大心，发弘誓愿，上自身命，下至国城，悲愍四生，周给一切。今者，如何遗像吝宝？静言于此，不明昔行。”佛乃俯首而授宝焉。是盗得已，寻持货卖，人或见之，咸谓之曰：“此宝乃先王金佛像顶髻宝也，尔从何获，来此鬻卖？”遂擒以白王，王问所从得，盗曰：

“佛自与我，我非盗也。”王以为不诚，命使观验，像犹俯首。王睹圣灵，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赎其宝，庄严像髻，重置顶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

王宫侧建大厨，日营万八千僧食。食时既至，僧徒持钵受饌，既得食已，各还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养，子孙承统，继业至今。十数年来，国中政乱，未有定主，乃废斯业。

国滨海隅，地产珍宝，王亲祠祭，神呈奇货，都人士子，往来求采，称其福报，所获不同。随得珠玕，赋税有科。

国东南隅有驎（勒邓反。）迦山，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在昔如来于此说《驎迦经》。（旧曰楞伽经，讹也。）

国南浮海数千里，至那罗稽罗洲。洲人卑小，长余三尺，人身鸟喙。既无谷稼，唯食椰子。

那罗稽罗洲西浮海数千里，孤岛东崖有石佛像，高百余尺，东面坐，以月爱珠为肉髻，月将日照，水即悬流，滂霈崖岭，临注溪壑。时有商侣，遭风飘浪，随波泛滥，遂至孤岛，海咸不可以饮，渴不乏者久之。是时月十五日也，像顶流水，众皆获济，以为至诚所感，灵圣拯之。于即留停，遂经数日，每月隐高岩，其水不流。时商主曰：“未必为济我曹而流水也。尝闻月爱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将非佛像顶上有此宝耶？”遂登崖而视之，乃以月爱珠为像肉髻。当见其人，说其始末。

国西浮海数千里，至大宝洲，无人居止，唯神栖宅。静夜遥望，光烛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无所得。

自达罗毗荼国北入林野中，历孤城，过小邑，凶人结

党，作害羁旅。行二千余里，至恭建那补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僧伽罗国，方圆七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土地肥沃，气候温热，庄稼按时播种，花卉果树繁多。居民众多家庭富裕，形体矮小，皮肤黝黑，性格粗犷而暴烈。爱好学业，崇尚德行，乐于行善，勤于积福。

该国本是一个宝岛，盛产珍奇宝珠，鬼怪神灵多在此居住歇息。后来南印度有位国王，女子嫁与邻国，选择吉日送去成婚，半路中遇到狮子，众侍卫丢下国王的女儿，纷纷逃跑，王女坐在车中，心知将要丧命。但是狮子却背负王女而去，进入深山，放于幽谷之中。狮子每天捕鹿、采摘果实，按时供给王女。岁月一久，王女生下一男一女，形貌与人类相同，但性情血缘却是野兽。男孩渐渐长大，力气可以格杀猛兽；年龄至二十岁，人的智力才开始出现，问他的母亲说：“我是什么种类？父亲是野兽，母亲却是人类，既然不属同一种类，怎么匹配成婚？”王女就将昔日发生之事告诉儿子。儿子说：“人与野兽种类不同，我们应该赶快逃跑。”王女回答说：“我曾逃过，但却不能成功。”儿子便跟随狮子父亲，爬山越岭，观察他的行踪，以便日后逃难。一天，看到狮子父已经离开，儿子就背着母亲和小妹，下山进入人类生活区。母亲告诫说：“我们应该谨慎保密，不要说出事情缘由，若被人类知道，就会鄙视我们。”于是，她们来到其父王的旧国，国家已非这个家族统治，原来的王族也已灭绝。她们只得投奔本乡居民，人们问道：“你们是哪国人？”王女就回答：“我原本此国人，流离异国他乡，现在带着子

女回归故里。”乡人哀怜她们，纷纷供给衣食之物。那头狮子回来后，看不见她们，思念自己的子女，愤恨恼怒一同爆发出来，便跃出山谷，往来于村镇之间，咆哮怒吼，伤害人类，残杀生灵，乡人一走出村落，就被它杀死。只有敲击锣鼓，背着弓箭，手拿长矛，成群结队，才能避免被害。国王忧虑社会不安宁，就派出猎人，限期擒获。国王亲率各兵种，军队成千上万，偷偷接近山林川泽，翻越高山深谷，寻找狮子踪影。狮子发出震天吼声，人畜站立不稳。既然自己不能擒获，国王再次下令招募，若有人能捉住狮子，除掉祸患，将会身受重赏，表彰国绩。儿子听到国王的诏令，就对母亲说：“我们现在饥寒交迫，我可以前去应募，若能捕获狮子，就能利用封赏养家糊口。”母亲说：“你不能这样说！它虽为兽类，但总归是你的父亲，怎么能因为生活困苦，就企图杀害它？”儿子说：“人兽是两个种类，哪有什么礼义可讲？既然已经与它分离，还有什么感情维系？”于是暗藏小刀，前去应募。当时千军万马，犹如云雾聚拢，狮子雄踞林中，没有人敢去接近。儿子走上前去，父亲就驯服下来，只顾亲热爱抚，忘记发怒咆哮。儿子趁机将刀插入狮腹，狮子仍怀着慈爱之情，并无半点怨恨忿怒，直到肚子被剖开，忍着痛苦而死去。国王说：“这是什么人啊，怎么有如此神异？”就用巨额报酬诱惑他，并辅之以恐吓威胁，儿子被迫说出事情始末，详细陈述原由。国王听后，感慨道：“大逆不道啊！连自己的父亲亦要杀害，更何况其它非亲非故的人呢？兽种难以驯化，凶残的性格极易发作。为民除去狮害，功劳巨大；谋杀亲父，大逆不道，给予丰厚赏赐以酬谢你的功劳，将你流放远地以惩罚弑父逆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

国法的公正，国王说话算数。”于是装备两只大船，船上多载干粮。母亲留在国内，供给衣食，作为功劳的奖赏；吩咐儿子和女儿各乘一船，随海飘荡远方。儿子驾船飘流海上，来到这座宝岛，看见许多珠宝，于是就定居下来。以后商人采集珠宝，来到岛上，儿子就杀死商人，留下他的子女。就这样开始繁衍后代，子孙越来越多，就树立君臣名号，排列位置尊卑，建立都城，修筑城邑，划定疆土。因为他们的先祖曾擒杀狮子，就将此事作为开国大功，以之为国号。女儿之船，飘荡到波刺斯西，受鬼神迷惑，生下一群女孩，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大女国。因此之故，狮子国居民形貌猥琐黝黑，方脸大额，性情粗犷暴烈，心地惨忍狠毒，这是因为他们乃猛兽的后代，所以大多强健勇敢。这只是一种说法。

而佛法却这样记载：当初，在这宝洲的大铁城中，居住着五百名罗刹女。铁城的城楼上竖有两面高幢，用以预示吉凶：若有吉事发生，吉幢就会摆动。若是凶事来临，凶幢则会摆动，当商人来到宝洲时，罗刹女总是变成美女，手持鲜花，演奏音乐，出来迎接，表示慰问。将商人骗入铁城，快乐饮宴，两性交欢之后，就把他们关入铁牢中，逐渐取来吃掉。当时赡部洲有位大商人，名叫僧伽，其子名叫僧伽罗。父亲已经年迈，僧伽罗就负责管理家务，与五百商人结队入海采宝，在风浪之中飘荡，来到这个宝洲。罗刹女看见吉幡摆动，便手持鲜花，演奏音乐，率队出城迎候，将他们骗入铁城。商王于是同罗刹女王配对交欢享乐，其它商人，也各自与罗刹女互相匹配，经过一年之后，各生一个儿子。这些罗刹女逐渐疏远商人，准备将他们囚禁在铁牢中，再等新的商人到来。这时，僧伽罗夜晚做了一个恶梦，知道并非祥

兆，就暗中寻找回家的道路，恰好遇到铁牢，听到里面传出悲痛哭叫之声。于是，他爬上一棵高树，问道：“谁被监禁在这里，为什么你们如此怨恨忧伤？”铁牢中的人回答道：“你还不知道城中的这些女人，她们都是罗刹。当初将我们骗入城中享乐，你们将到时，就把我们关在铁牢，逐步充作食物，如今已吃大半，你们不久也要遭此祸劫。”僧伽罗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避免危险和灾难？”里面的人回答说：“我听说海边有一天马，如果虔城祈求，一定会将你们救过海去。”僧伽罗听后，偷偷转告同伴，共往海滨，至诚求救。这时，天马出现，告诉众人：“你们各自抓住我的鬣毛，只要不恋恋不舍，我就能救助尔等越过大海，免除灾难，到达瞻步洲，平安返回故乡。”商人们遵奉教导，专一不二，抓住鬣毛，天马腾空而起，飞上云端，将要越过大海。罗刹女发现丈夫逃跑，于是互相转告，惊讶他们如何离去，各自携带幼子从空中飞来。片刻之间，追上商人，悲喜交加，泪水纵横，俱各掩面哭泣道：“幸有机缘巧合，我遇见夫君，家庭美满幸福，恩爱已经很久，现在却要抛弃我们，留下孤儿寡母，内心悲愁万分，谁又忍受？希望你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回城。”商人不肯回心转意，罗刹们见劝说无效，便施展妖冶媚态，尽行诱惑之能事。商人见此，心生爱恋，情感难忍，去留迟疑不决，身体便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罗刹女互相庆贺，偕同这些商人，回归本城。而僧伽罗智力超常，慧根深厚，心中无所牵挂，终于越过大海，免遭危厄之灾。罗刹女王孤身回到铁城，众女斥责她说：“你没胆识谋略，被丈夫遗弃，又缺少才能技艺，不应再居此地。”罗刹女王只得携带幼子，飞到僧伽罗眼前，施展媚

态，尽情诱惑，骗他回去。僧伽罗口诵神咒，手挥利剑，骂道：“你是罗刹，我为人类，人鬼种类不同，不能互为匹配，如果苦苦相逼，安要取你性命。”罗刹女知道诱惑不成，就凌空飞去，来到僧伽罗家，对他的父亲僧伽说：“我是某国国王之女，僧伽罗与我结为夫妻，生下一个儿女，带着珍宝，准备回归故乡。在海上遭遇风浪，舟船沉没，只有我母子二人与僧伽罗幸免于难。一路上历尽艰辛，忍饥挨饿，只因一句话惹恼了他，我便被遗弃；他还出言不逊，骂我是罗刹。我若回去，则故乡遥远；我若留在这里，却又孤儿寡母，流离失所，进退两难，不得不禀告此事。”僧伽说：“如果确实这样，请即刻入住家中。”不久之后，僧伽罗回到家里。父亲问他：“为何贪图财宝，却看轻妻子、儿女？”僧伽罗说：“他是罗刹女。”就把先前发生之事详细告诉父母。族人亲属得知此事后，也都来驱逐罗刹女。罗刹女便向国王控诉，国王意图治罪僧伽罗。僧伽罗说：“这是罗刹女，经常施展媚态，迷惑世人。”国王认为此言不实，而又喜爱罗刹女的美貌，就对僧伽罗说：“如果你一定要遗弃这个女子，我就把她留在王宫里。”僧伽罗劝阻说：“恐怕这要灾祸降临，因为她是罗刹女，专吃人血肉。”国王不听僧伽罗的话，就纳罗刹女为妻。半夜时分，罗刹女飞回宝洲，率五百罗刹女，一起到王宫，施展毒咒妖术，残害宫中生灵。凡是人类、牲畜，皆被食肉饮血，然后带着剩余的尸体，回归宝洲。第二天早晨，群臣上朝，见宫门紧闭不开，就一拥而入，来到宫庭。见宫中无一人，只有满地尸骨，群臣面面相觑，惊慌不知所措，只有悲痛嚎哭，不知灾祸从何而至。僧伽罗详告事情原委，官员百姓方才明白，原来是祸

咎自取。于是国辅、老臣、群官、宿将遍访圣明德高之士，推举伟大、高尚的人为王。国民都敬仰僧伽罗的福德，智慧，就商议说：“推选君主，哪能随便行事？必须寻找既有福德智慧，又能明达事理之人。如果没有福德智慧，就不能坐稳王位；如果不能明达事理，如何会处理国家事务？而僧伽罗，就是这一类人，他在梦中发觉祸患即至，赤诚之心感动天马，尽患心劝谏国王，智谋足以保全自身。他身膺天运，所建新朝必受称颂。”众人都愿推举僧伽罗为国王。僧伽罗推辞不过，只得答应尽力而为，恭敬地向百官施礼，登上王位。于是他革除前朝弊端秽政，表彰贤才良士。下令说：“我原先的商人同伴被关在罗刹国，死生未卜，善恶难分。现在我要挽救他们，应该整顿军队，拯救同伴，这是国家的福分。趁机收取珠宝，则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于是他率领大军，乘船前往宝洲。这时，铁城上的凶幢开始摆动，罗刹女们看见后惊恐万分，便施展妖媚之术，出城迎接，企图诱骗对手。国王深知她们的狡诈心理，命令士兵口诵神咒，奋不顾身，勇敢向前。罗刹女们纷纷溃败，有的逃往海岛，有的沉溺大海。国王率众捣毁铁城，砸破牢笼，救出被押商人，夺得大批珠宝。在此之后，他又招募黎民，迁居到宝洲之上，并且建立都城，修筑城市，从而建起国家，就以国王的名字做为国号，僧伽罗，就是释伽如来的本生故事。

僧伽罗国最初只信奉邪教。佛陀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之弟摩醯因陀罗抛弃人欲情爱，立志求证圣果，获得六神通，具备八解脱，凌空飞渡，来到这个国家，弘扬、宣讲佛法，传播、推广圣教。自此之后，民风淳厚，讲求诚信。境内有寺院数百所，僧侣二万多人，遵奉大乘教的上座部法。

佛教传入此地二百多年之后，教徒各有专攻，分成两个门派：一称摩诃毗诃罗住部，摈弃大乘，研习小乘，一称阿跋耶祇厘住部，兼学二乘，弘扬、讲论三藏。僧徒遵守戒律，操守贞洁，精通定、慧，仪表风范可为师表，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王宫旁边有座佛牙精舍，高达数百尺，用珍珠镶嵌，用奇宝装饰。精舍之上建有表柱，装有钵昙摩罗伽大宝石，宝石光芒四射，相互辉映，无论白日黑夜，远远望去如一颗灿烂的明星。国王每天清洗三次佛牙，或用香水，或用香末，分别进行刷洗和焚燃，穷尽珍奇物品，诚心供养佛牙。

佛牙精舍旁边有座小精舍，也用各种珍宝进行装饰。舍中有尊金铸的佛像，这是该国以前的国王所铸，尺寸与佛陀肉身等同，肉髻上则用珍贵的珠宝进行装饰。后来有个盗贼，寻找机会欲行盗宝。但是精舍门户重重，四周围有铁栏，守卫森严。盗贼就凿了一条暗道，从精舍的地下钻出，想摘取宝石，但佛像却逐渐变高、远离。盗贼见偷窃不成，退下感叹道：“昔日如来修菩萨行，树立壮志，立下宏愿，上自自身生命，下至国家、城池，怜爱世上众生，周济供给一切之物。而现在，留下的佛像为何如此吝惜宝物？忖度此事，真不明白如来过去所为。”佛像于是低下头来让盗贼摘取宝石。盗贼得手之后，拿到市场上寻找买主，人们见到宝石，就质问他：“这是先王所筑金佛像顶髻之上的宝石，你从哪里得来，在此售卖？”于是，就把他擒获，禀告国王。国王询问从何处得到的宝石，盗贼说：“是佛像自己交给我的，并非我偷的。”国王认为此话不实，就派人去精舍察看，发现佛像仍在低着头。国王看见神圣显灵，信佛之心更

加坚固，没有治罪盗贼，反而用重金赎回宝石，装修佛像肉髻，重新安置其上，佛像从此低头，一直到现在。

王宫旁边建有大厨房，每天负责一万八千多僧侣的饮食。开饭时间一到，僧人持钵接受食物，饮食完毕，各自回到居住。自从佛教在该国传播以来，便建了这座厨房供养僧徒，子孙后代继承王位，维持善业直到今天，最近十几年来，国中发生动乱，未有固定的君王，最后废弃了这项善业。

该国临海滨，盛产珠宝，国王亲往海边祭祀，神灵即献珍奇之物，城市居民纷纷前去采集，随其福报不一，收获也各有差异。根据各人所获珍宝，国家抽取一定税率。

该国东南角有一驢迦山，山势险峻，崖谷幽深，是神鬼游玩。休息之处，昔日如来在此进解《驢迦经》。（旧称《楞伽经》，误。）

僧伽罗国向南，在海上行走数千里，抵达那罗稽罗洲。该洲之人形体矮小，身高仅三尺多，长着人的身体，却有着鸟的嘴巴。不种植庄稼，只食用椰子。

那罗稽罗洲向西，航海数千里，有一孤岛，岛的东面山崖上，有一石刻的佛像，高达一百多尺，面朝东而坐，佛顶髻状肉团用月爱珠做就。每当满月回照高空之时，溪水就形成瀑布从上冲下，飞溅山崖峭壁，灌注山谷之中。当时有群商人，在海上遭遇风浪，随波涛漂流，来到孤岛。因海水咸涩不能饮用，他们又渴又累历时许久。此时正值本月十五，佛像头顶流下溪水，众人得救，认为是赤诚之心感动上天，神灵特来拯救。于是就在岛上停留了几天，每当月亮隐入山岩，溪水不再流下。这时商人首领说：“未必是神灵为拯救

我们，而使溪水流下。我曾听说月光照射到月爱珠上，能使水流注，该不会是这尊佛像的头顶装有这个宝物吧？”于是登上山崖眺望，发现佛像肉髻用月爱珠制作。我曾见到这位商主，听他诉说了这件事的详末。

僧伽罗国向西航海几千里，抵达大宝洲，无人居住，只有神灵在此栖身。寂静的夜晚，远远望去，该洲发出的光芒照耀山川。有许多商人前去，都是一无所获。

从达罗毗荼国向北进入山林旷野，经过孤城，穿过小城，凶徒成群结队，祸害来往商旅。行走两千多里，抵达恭建那补罗国。（在南印度境内。）

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刺佗国和跋禄羯唎婆国

恭建那补罗国

恭建那补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犷暴。好学业，尚德艺。天祠数百，异道杂居。

王宫城侧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实唯俊彦也。其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一切义成太子宝冠，高减二尺，饰以宝珍，盛以宝函，每至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养，时放光明。

城侧大伽蓝中有精舍，高五十余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萨像，高十余尺，或至斋日，神火照烛，是闻二进亿罗汉之所造也。

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林中有窣堵波，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则有闻二百亿罗汉遗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东不远有窣堵波，基已倾陷，余高三丈。闻诸先志曰：此中有如来舍利，或至斋日，时烛灵光。在昔如来于此说法，现神通力，度诸群生。

城西南不远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闻二百亿罗汉于此现大神通，化度众生。旁有伽蓝，唯余基址，是彼罗汉之所建也。

从此西北入大林野，猛兽暴害，群盗凶残。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诃刺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恭建那补罗国，方圆五千余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气候温热，民风急躁暴烈。居民形貌肤色黝黑，性情悍犷粗暴。爱好学业，崇尚道德技艺。境内有寺院一百多所，僧徒一万多人，大小二乘佛教，同时钻研修行，尚有天祠数百所，外道信徒混杂相居。

国王宫城之旁，有座大寺院，僧徒三百多名，都是才能出众之人。寺内的大精舍高达一百多尺，屋中藏有一切义成太子的宝冠，高约二尺，以珠宝装饰，盛放在宝匣中。每逢斋日，取出宝冠放在高座之上，焚香献花供养，经常放射光芒。

都城旁边大佛寺中有一精舍，高五十多尺，其中藏有檀木雕刻的慈氏菩萨像，高十多尺，每逢斋日。有时会发出神奇光彩，这是闻二百亿罗汉所造。

城北不远之处，有片多罗树林，方圆三十多里，树叶长而宽大，色泽光泽鲜润，各国书写文字，都用它做为纸张。树林中有一佛塔，是过去四佛打坐及散步、休息的场所。塔的旁边则有闻二百亿罗汉的舍身舍利塔。

城东不远之处，有一佛塔，地基已经倾斜并有所塌陷，现在塔身高三丈。听当地老人说：塔中藏有如来舍利，有时在斋日期间，会发出光芒。昔日如来在此演说佛法，大显神通、度化众生。

城西南不远之处，有一佛塔，高达一百多尺，乃无忧王所建。这是闻二百亿罗汉显现大神通，度化众生的地方。塔旁有一寺院，只剩塔基，亦是闻二百亿罗汉所建。

从这里向西北，进入森林旷野之中，猛兽出没，屠毒生

灵；群盗横行，残害行人。行二千四五百里，抵达摩诃刺佗国，（在南印度境内。）

摩诃刺佗国

摩诃刺佗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气序温暑，风俗淳质。其形伟大，其性傲逸，有恩必报，有怨必复。人或凌辱，殉命以仇，窘急投分，忘身以济。将复怨也，必先告之，各披坚甲，然后争锋。临陈逐北，不杀已降。兵将失利，无所刑罚，赐之女服，感激百死。国养勇士，有数百人，每将决战，饮酒酣醉，一人摧锋，万夫挫锐。遇人肆害，国刑不加，每出游行，击鼓前导。复饲暴象，凡数百头，将欲阵战，亦先饮酒，群驰蹈践，前无坚敌。其王恃此人象，轻陵邻国。王，刹帝利种也，名补罗稽舍。谋猷弘远，仁慈广被，臣下事之，尽其忠矣。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宾迎肃，惟此国人独不臣伏，屡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诸国烈将，躬往讨伐，犹未克胜。其兵也如此，其欲也如彼。人知好学，雅正兼崇。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所，异道甚多。大城内外，五宰堵波，并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无忧王建也。自余石砖诸宰堵波，其数甚多，难用备举。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中有观自在菩萨石像，灵鉴潜被，愿求多果。

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嶂，重峦绝巘。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崖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罗汉，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终，观生何趣，见于此国受女人身，罗汉遂来至此，将欲导化，随机摄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来施，乳便流

汁，亲属既见，以为不详。罗汉说本因缘，女子便证圣果。罗汉感生育之恩，怀业缘之致，将酬厚德，建此伽蓝。

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之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药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录应，巨细无遗，备尽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士欲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昔陈那菩萨多止此伽蓝。

自此西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禄羯咎（昌叶反）婆国。（南印度境。）

【译文】

摩诃刺陀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西临大河，方圆三十多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气候温热，民风淳厚质朴。居民形体高大，性格傲慢放纵，有恩必报，有仇必复。若受人欺凌羞辱，拚死也会报仇；若有人穷困急迫来投靠自己，亦会奋不顾身全力救济。如要报仇，一定先去通知对方，各自身披坚硬的铠甲，然后开始打斗争出高低。在战场追逐逃敌，不杀投降之人。兵将作战失利，不去惩罚，只是赐给女人衣服，让他们羞愧自杀。该国豢养数百勇士，每次决战前，饮酒大醉，然后一马当先，挫败敌方成万人。如果勇士惨害国人，并不施加刑罚，只是每逢国王出游巡行，令他敲鼓开道。又饲养暴烈的大象，共数百头，将去冲锋陷阵，也先饮酒，然后蜂拥而上，践踏敌军对方总是落荒而逃。该国国王凭借这些勇士和大象，轻视凌辱邻国。国王，是刹帝利种族，名叫补罗稽舍。他智谋深远，志向宏大，仁

爱慈善，遍及百姓，臣下事王，竭尽忠心。如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近各国竞相朝服，唯独此国人拒不称臣。戒日大王几次率领五印度大军，及从各国招募的勇将，前去讨伐，仍未取胜。该国的军队就是这种情形，此国的民俗也即如此。人们爱慕知识，崇尚学习，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境内有寺院一百多所，僧人五千多名，大小二乘佛教，全都学习和修行。此外，尚有天祠百所，外道信徒很多。大城内外，共五处佛塔，都是过去四佛打坐和散步的地方，俱为无忧王所建。其余用石块、砖瓦修建的佛塔，数量很多，难以详细列举。

都城之南不远，有一旧寺，其中建有观自在菩萨石制像，暗中极有灵验，凡有求告，大多如愿已偿。

该国东部，有座大山，群岭重叠，众峰连绵，山势险峻，悬崖陡峭。此外有座佛寺，建在深谷之中，殿堂高大，房屋幽深，凿通山崖，倚枕高峰；重重楼阁，层层亭台，北靠悬崖，面临深壑，乃阿折罗（唐语谓“所行”）阿罗汉所建。罗汉，是西印度人。母亲死后，他观察母亲投生于何处，见她在此国转投女人之身，罗汉就来到这里，希望度化他的母亲，视情况所需给予引导。罗汉进入市里乞讨，来到母亲投生之家，此女拿来食物进行施舍，乳房便流下乳汁，家属亲戚看见，认为是不详之兆。罗汉进述前世的因缘，该女便证得圣果。罗汉感激母亲养育之恩，怀念前世的母子关系，为报答这种大德，修建了这座寺院。

寺院大精舍高达一百多尺，里面建有石制佛像，高七十多尺，像上设有七层石伞，悬浮空中，无所牵系，各伞之间相距三尺多。听当地老人说：这是由罗汉的愿力所支撑；也

有人说是神通的威力；也有人说是药物、法术的作用。考察文字记载，也弄不清原因。精舍四周石壁上，雕刻着各种图案，描绘昔日如来修菩萨行时，所做的诸多善事。如来证得圣果之前，出现的各种吉祥之兆；涅槃之时，呈现的种种神奇预示，详细无遗地被雕刻在上面。寺院门外，南、北、左、右四处，各有一尊石象。当地土著说：这些石象常常大声吼叫，震得地面也随之摇晃。当初，陈那菩萨经常住在这座寺院。

从此地向西行走一千多里，渡过耐秣陀河，抵达跋禄羯咄婆国。（在南印度境内）

跋禄羯咄婆国

跋禄羯咄婆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咸卤，草木稀疏。煮海为盐，利海为业。气序暑热，回风飙起。王俗浇薄，人性诡诈。不知学艺，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从此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即南罗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跋禄羯咄婆国，方圆二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土地咸碱，草木稀疏。熬海水制盐，以捕鱼为业。气候炎热，旋风时常疾起。民风刻薄，居民性格狡诈。不知道学习技艺，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侣三百多人，学习修行大乘教上座部法。尚有天祠十多所，外道信徒混杂相居。

从此地向西北，行走二千多里，抵达摩腊波国。（即南罗罗国。在南印度境内）

从磨腊婆到伐刺拿等十九国

摩腊婆国

摩腊婆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据莫诃河东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荣茂，花果繁实，特宜宿麦，多食饼粍。人性善顺，大抵聪敏，言辞雅亮，学艺优深。至印度境，两国重学，西南摩腊婆国，东北摩揭陀国，贵德尚仁，明敏强学。而此国也，邪正杂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百，异道实众，多是涂灰之侣也。

国志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罗阿迭多，（唐言戒日。）机慧高明，才学赡敏，爱育四生，敬崇三宝。始自诞灵，洎乎没齿，貌无瞋色，手不害生。象马饮水，漉而后饲，恐伤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余年，野兽狎人，举国黎庶咸不杀害。居宫之侧建立精舍，穷诸工巧，备诸庄严，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岁恒设无遮大会，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养，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宝珍奇。奕世相承，美业无替。

大城西北二十余里，至婆罗门邑，旁有陷坑，秋夏淫滞，弥淹旬日，虽纳众流，而无积水。其旁又建小宰堵波。闻之先志曰：“昔才大慢婆罗门生身陷入地狱之处。昔此邑中，有婆罗门，生知博物，学冠时彦，内外典籍，究极幽微，历数玄文，若视诸掌；风范清高，令闻遐被。王甚珍敬，国人宗重。门人千数，味道钦风。每自言曰：“吾为出世，述圣导凡，先贤后哲，无与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薮

天，那罗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风靡，祖述其道，莫不图形，竞修祇敬。我今德逾于彼，名擅于时，不有所异其何以显？”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等像。为座四足，凡有所至，负以自随，其傲慢也如此。时西印度有苾刍跋陀罗楼支。（唐语谓“贤爱”。）妙极因明，深穷异论，道风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无求于物，闻而叹曰：“惜哉！时无入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于是荷锡远游，来至此国，以其宿心，具白于王。王见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为之礼。遂设论座，告婆罗门。婆罗门闻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怀此志？”命其徒属，来就论场，数百千众，前后侍听。贤爱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罗门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刍清辩若流，循环往复，婆罗门久而谢屈。王乃谓曰：“久滥虚名，罔上惑众，先典有记，论负当戮。”欲烧炉铁，令其坐上。婆罗门窘迫，乃归命求救。贤爱愍之，乃请王曰：“大王仁化远洽，颂声载途，当布慈育，勿行残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驴，遍告城邑。婆罗门耻其戮辱，发愤欧血。苾刍闻已，往慰之曰：“尔学苞内外，声闻遐迩，荣辱之事，进退当明。夫名者，何实乎？”婆罗门愤恚，深置苾刍，谤毁大乘，轻蔑先圣。言声未静，地便坼裂，生身坠陷，遗迹斯在。

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厘国。（南印度境。）

【译文】

摩腊波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位于莫河河之东南。土地肥沃，庄稼茂盛，草木繁荣，

花果众多，特别适合种植冬小麦，居民经常食用饼面。人们性格善良和顺，大多聪明伶俐，谈吐优雅清晰，学问很深。在全印度境内，有两个国家特别重视学问，它们分别是西南部的摩腊婆国，东北部的摩揭陀国。它们都重视德行，崇尚仁义；聪明敏捷，努力学习。摩腊婆国，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境内有寺院几百所，僧徒二万多人，修行学习小乘教正量部法。此外，尚有天祠几百所，外道信徒众多，主要是耆那教派。

该国史书记载：六十年前，尸罗阿迭多（唐语谓“戒日”）王在位。他机敏聪慧，学问高深，爱护百姓，崇信佛教。从诞生之日起，直到晚年，他从未面露怒色，也未伤害过生灵。大象、马匹所饮之水，都要经过过滤，然后再喂，以免杀伤水中的生灵，他的仁慈到了这种地步。在位五十多年，野兽与人关系亲密，举国上下都不杀害生灵。戒日王在自己所居王宫之旁，建立一座精舍，制作十分精巧，装饰非常华丽，里面藏有七佛世尊之像。每年总是举办无遮大会，招集四方僧侣，布施四事财物，进行供养。或者施给三种僧衣，或者施以七宝珍奇。这种传统世代承续，美好德业永不间断。

从都城向西北行走二十多里，抵达婆罗门镇。旁有一陷坑，每逢夏、秋之季，阴雨连绵，历时十余天，虽然陷坑接纳四面八方的流水，但是从不积聚在这里。坑旁又修建一座小佛塔。听当地老者说：这是当初极为傲慢的婆罗门活生生陷入地狱的地方。昔日，在这座小镇，有位婆罗门，天生就知道世间万物，学问超越当世俊杰。佛教、外道典籍，他通晓透澈；天文、历法、算术，他了如指掌；风度仪表高雅，

美名传播四方。国王非常尊敬，国民十分推崇。他的学生数以千计，玩味他的学说，钦佩他的风范。婆罗门经常自言自语：“世代出我一人，传述圣贤之学，引导世俗凡人；无论前贤还是后哲，谁能与我相提并论。对那些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等人，众人都佩服钦慕，遵循他们的学说，绘制他们的图像，虔诚供养敬奉。我现在的德行远超过他们，美名著称于世，若不做出特殊举动，如何能显示我的威风？”于是，他用红色檀木雕刻成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的像，当作自己座椅的四脚。走到哪里，就将座椅搬到哪里，傲慢到如此地步。当时，西印度有位苾刍跋陀罗楼支。（唐语谓“贤爱”）穷尽因明之学，精通外道理论，道德完满，风操淳厚，戒行清严，美名远扬，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不贪外物，听到这件事就感叹道：“遗憾啊！当世没有人物了，竟使这种愚夫俗子，也敢行凶悖德。”于是，他手拄锡杖，远游异乡，来到这个国家。将他的宿愿，禀告国王。国王见他衣服破旧，内心并不尊敬，只是钦佩他的志向，就勉强给予礼遇。于是设置辩论座位，并将此事通知婆罗门。婆罗门听后，笑道：“他是什么人，敢有这种志向？”就率领门徒，来到辩论场地，成百上千的群众，围观旁听。贤爱身穿旧衣破衫，地面铺草而坐。婆罗门则蹲坐在檀木椅上，辱骂非难佛法，铺陈讲论邪说。苾刍详细辩论，如小河流，循环往复，滔滔不绝，婆罗门对峙长时后，表示认输。国王对他说：“你徒得虚名，欺骗君主，蛊惑大众，国法所载，辩论失败者当以斩戮。”准备烧红炉铁，命令他坐在上面。婆罗门见处境危险，急忙向和尚求救。贤爱哀怜他，就向国王请求：“陛下的仁义教化远播四

方，称颂之声充斥道路，你应该进行仁慈教育，不要施行残酷刑法，饶恕他的愚蠢，让他走吧。”国王就命令婆罗门骑上毛驴，遍告城镇百姓，公开表示认错。婆罗门深感耻辱，气愤地口吐鲜血。苾刍听说后，就去劝慰他：“你学识渊博，囊括佛教、外道，盛名远扬四方，这种荣辱小事，应当处理得当。虚名这东西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婆罗门愈加愤恨，大骂苾刍，诽谤诋毁佛教，轻蔑先圣前贤。话声未落，大地裂开，婆罗门活生生地陷落下去，至今遗迹尚在。

从此处向西南进入海湾，再向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就可以抵达阿吒厘国。（在南印度境内）

阿吒厘国

阿吒厘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珍宝盈积，稼穡虽备，兴贩为业。地土沙卤，花果稀少。出胡椒树，树叶若蜀椒也。出薰陆香树，树叶若棠梨也。气序热，多风埃。人性浇薄，贵财贱德。文字语言，仪形法则，大同摩腊婆国。多不信福，纵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馆十余所，异道杂居。

从摩腊婆国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国。（南印度境。）

【译文】

阿吒厘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而富裕，储积许多珍宝，虽也种植庄稼，但以行商为业。田地多为沙土，盐碱严重，花草果木稀少。出产胡椒树，树叶类似我国蜀椒；出产薰陆香树，树叶类似我国棠梨。气候炎热，多风沙尘埃。居民性情刻薄，看重钱财，轻视道德。文字语言，仪表形貌，法律制度，与摩腊婆国大致相同。大多不信福报，既使有人信仰，也是崇拜天神。尚有祠馆十多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

从摩腊婆国向西北行走三百里，抵达契吒国。（在南印度境内）

契吒国

契吒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饶。无大君长，役属摩腊婆国，风土物产，遂同其俗。伽蓝十余年，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十，外道众多。

从此北行千余里，至伐腊毗国。（即北罗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契吒国，方圆三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家室富裕。国内没有君主，隶属于摩腊婆国，风土物产，亦与其国相同。寺院十多所，僧侣一千多人，大小二乘，同时修行学习。尚有天祠几十所，外道信徒众多。

从该国向北行走一千多里，抵达伐腊毗国。（即北罗罗国。在南印度境内）

伐腊毗国

伐腊毗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所产，气序所宜，风俗人性，同摩腊婆国。居人殷盛，家室富饶，积财百亿者乃有百余室矣。远方奇货，多聚其国。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百，异道实多。如来在世，数游此国，故无忧王于佛所止，皆树旌表，建窣堵波。过去三佛坐及经行说法之处，遗迹相间。今王，刹帝利种也，即昔摩腊婆国尸罗阿迭多王之侄，今羯若鞠阁国尸罗阿迭多王之子婿，号杜鲁婆跋吒，（唐言常睿。）情性躁急，智谋浅近。然而淳信三宝，岁设大会七日，以殊珍上味，供养僧众。三衣医药之价，七宝奇贵之珍，既以总施，倍价酬赎。贵德尚贤，尊道重学，远方高僧，特加礼敬。

去城不远，有大伽蓝，阿折罗阿罗汉之所建立，德慧、坚慧菩萨之所游止，于中制论，并盛流布。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陀补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伐腊毗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当地土产，气候情况，风俗人情，类似摩腊婆国。居民众多，家室富饶，财产达到百亿的，约有一百多家。远方运来的珍奇宝物，大多聚集在此国。境内寺院一百多所，僧侣六千多名，大多修行小乘教正量部法。此外，尚有天祠几百所，外道信徒数量众多。昔日，如来在世时，多次游览此国，故无忧王在佛陀休息之处，都树立旌表，建起佛塔。过去三佛打坐散步及讲解佛法的地点，遗迹相间分布。

如今的国王，是刹帝利种姓，即昔日摩腊婆国尸罗阿迭多王的侄子，现在羯若鞠阇国尸罗阿迭多王的女婿，名叫杜鲁婆跋吒，（唐语谓：“常睿”）性情急躁，智谋短浅。但是信奉佛教，每年举行七日大会，以上等的美味佳肴，供养僧众。把三衣、医药、七宝、奇珍，布施僧徒之后，再加倍赎回。推崇德行，重视贤能；信奉佛教，重视学业，对于远方高僧，特别尊敬。

离城不远，有一座大寺院，乃阿折罗阿罗汉所建，德慧、智慧菩萨都曾在此居住，撰写佛经，并广为流传。

从这里向西北行走七百多里，可以抵达阿难陀补罗国。（在西印度境内）

阿难陀补罗国

阿难陀补罗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饶。无大君长，役属摩腊婆国。土宜气序，文字法则，遂亦同焉。伽蓝十余年，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十，异道杂居。

从伐腊毗国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刺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阿难陀补罗国，方圆二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家庭富饶。该国没有君王，隶属于摩腊婆国。当地土产，气候情况，所用文字，法律规则，亦与其国相同。境内寺院十多所，僧侣近千人，修行研习小乘教正量部法。此外，尚有天祠几十所，外道信徒混杂相居。

从伐腊毗国向西行走五百多里，抵达苏刺佗国。（在西印度境内）

苏刺佗国

苏刺佗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西据莫醯河。居人殷盛，家产富饶。役属伐腊毗国。地土咸卤，花果希小。寒暑虽均，风飘不静。土俗浇薄，人性轻躁。不好学艺，邪正兼信。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杂居。国当西海之路，人皆资海之利，兴贩为业，贸迁有无。

去城不远，有郁鄯多山。山顶有伽蓝，房宇廊庑，多疏崖岭。林树郁茂，泉流交境，圣贤之所游止，灵仙之所集往。

从伐腊毗国北行千八百余里，至瞿折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苏刺佗国，方圆四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西部濒临莫醯河。居民众多，家庭富裕。该国隶属于伐腊毗国。土地盐碱严重，花草果木稀少。气候冷热适中，但经常刮风。民俗刻薄，人性轻浮急躁。不爱好学习技艺，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境内有寺院五十多所，僧侣三千多人，多数修行大乘教上座部法。尚有天祠一百多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此国位于通往西海的要道上，居民都借助大海的便利，以行商为业，贩运各种货物。

距都城不远，有座郁鄯多山。山顶上有一寺院，楼阁房屋，多在崖岭上开凿而成。山林茂密，泉水、溪流纵横交错，圣贤在此居住，神圣在此聚集。

从伐腊毗国向北行走一千八百多里，抵达瞿折罗国。（在西印度境内）

瞿折罗国

瞿折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毗罗摩罗，周三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苏刺佗国。居人殷盛，家产富饶。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蓝一所，僧百余所，习学小乘法教说一切有部。天祠数十，异道杂居。王，刹帝利种也，年在弱冠，智勇高远，深信佛法，高尚异能。

从此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闍衍那国。（南印度境。）

【译文】

瞿折罗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名毗罗摩罗，方圆三十多里。当地土地，民俗人情，与苏刺佗国相同。居民众多，家室富饶。多信奉外道，很少推崇佛法。境内只有一所寺院，一百多名僧人，学习小乘法教说一切有部。此外，尚有天祠几十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国王，是刹帝利种族，年龄二十岁，聪明勇敢，深信佛法，推崇才能出众之人。

从该国向东南行走二千八多里，抵达邬闍衍那国。（在南印度境内）

邬阇衍那国

邬阇衍那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苏刺佗国。居人殷盛，家室富饶。伽蓝十余所，多以圯坏，存者三五。僧徒三百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十，异道杂居。王，婆罗门种也，博览邪书，不信正法。去城不远有鞞堵波，无忧王作地狱之处。

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陀国。（南印度境。）

【译文】

邬阇衍那国，方圆六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物产风俗，与苏刺佗国相同。居民众多，家室富饶。境内寺院十多所，多数塌陷毁坏，仅剩存三、五座。僧侣三百多人，同时钻研、学习大小二乘。尚有天祠几十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国王，是婆罗门种姓，广泛阅读外道邪书，不崇奉佛学正法。离城不远有一佛塔，是无忧王建造地狱的地方。

从该国向东北行走一千多里，抵达掷枳陀国。（在南印度境内）

掷枳陀国

掷柘陀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称沃壤，稼穡滋植，宜椒麦，多花果，气序调畅，人性善畅，人性善顺。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伽蓝数十，少有僧徒。天祠十余所，外道千余人。王，婆罗门种也。笃信三宝，尊重有德，诸为博达之士，多集此国。

从此北行九百余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中印度境。）

【译文】

掷枳陀国，方圆四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十五六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适宜种植椒、麦，花草果木较多。气候调和舒畅，居民性格友善和顺。大多信奉外道，很少敬重佛法。境内有寺院几十座，僧侣人数稀少。尚有天祠十多所，外道信徒一千多人。国王，是婆罗门种姓，深信佛教，尊重有德之士，各地渊博通达之人，多数聚集在此国。

从该国向北行走九百多里，抵达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在中印度境内）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宜风俗，同邬阇衍那国。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数十，多是涂灰之侣。王，婆罗门种也，不甚敬信佛法。

从此还至瞿折罗国，复北行荒野险磧，经千九百余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国。（西印度境。）

【译文】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方圆三千余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土产风俗，与邬阇衍那国相同。居民敬奉外道，不信佛法。尚有天祠几十所，多数为耆那教徒所居。国王，是婆罗门种族，也不十分敬奉佛法。

从该国回到瞿折罗国，再向北行经荒山野岭、艰险沙磧，经一千九百多里，渡过信度大河，抵达信度国。（在西印度境内）

信度国

信度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毗苦婆补罗，周三十余里。宜谷稼，丰粟麦，出金、银、瑜石，宜牛、羊、橐驼、骡畜之属。橐驼卑小，唯有一峰。多出赤盐，色如赤石，白盐、黑盐及白石盐等，异域远方以之为药。人性刚烈而质直，数斗争，多诽谤。学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蔽秽；其有精勤贤善之徒，独处闲寂，远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证圣果。天祠三十余所，异道杂居。王，戍陀罗种也，性淳质，敬佛法，如来在昔颇游此国，故无忧王于圣迹处建窣堵波数十所。乌波烏多大阿罗汉屡游此国，演法开导，所止之处，皆旌遗迹，或建僧伽蓝，或树窣堵波，往往间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侧千余里波泽间，有数百千户，于此宅居，其性刚烈，唯杀是务。牧牛自活，无所系命。若男若女，无贵无贱，剃须发，服袈裟，像类苾刍，而行俗事，专执小见，非斥大乘。闻之耆旧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残，时有罗汉悯其颠坠，为化彼故，乘虚而来，现大神通，示稀有事，令众信受，渐导言教。诸人敬悦，愿奉指诲。罗汉知众心顺，为授三归，息其凶暴，悉断杀生，剃发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远，世易时移，守善既亏，余风不殄，虽服法衣，尝无戒善。子孙奕世，习以成俗。

从此东行九百余里，渡信度河东岸，至茂罗三部卢国。
(西印度境。)

【译文】

信度国，方圆七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名毗苦婆补罗，方圆三十多里。适宜种植谷物庄稼，盛产谷粟小麦，出产金、银、镡石，适宜放牧牛、羊、橐驼、骡之类牲畜。橐驼形体矮小，只有一个驼峰。盛产红色盐粒，色泽如赤石一般，至于白盐、黑盐及白石盐等，异国他乡将这些作为药品。居民性情刚烈，但质朴坦率，不时斗殴争吵，经常诽谤怨恨。学问不求渊博，虔诚遵奉佛法。境内有寺院几百所，僧侣一万多人，都学习小乘教正量部法，但大多松懈懒惰，品行不端；亦有学习勤奋、品行善良的教徒，独处僻静之所，远避山林之中，日夜勤学不懈，大多证得圣果。尚有天祠三十多所，外道混杂居住。国王，是戍陀罗种族，性行淳厚质朴，敬奉佛法。昔日，如来多次游览此国，所以无忧王在佛陀遗迹之处，建筑佛塔几十处。乌波𑖀多大阿罗汗亦多次游历该国，讲演佛法，引导民众，所停留之处，都旌表遗迹，或者建立寺院，或者树起佛塔，往往距离不远，简略谈这些。

在信度河旁边一千多里的丘岭水泽之间，有成百上千户在此居住。他们生性刚烈，专门屠宰牲畜。以牧牛为业，并无其它谋生途径。不论是男是女，不管是贵是贱，都剃去胡须头发，身穿袈裟，外貌象和尚，却做些世俗之事，执着小乘见解，非难大乘教法。听当地老者说：当初，此地居民心地残忍，行事凶恶残暴。这时，罗汉怜悯他们堕落，为点化众人，就凌空飞来，显现大神通，出示稀奇之事，使众人信服，逐渐引导他们，为其讲解佛法。众人欢悦，愿意遵从佛陀教诲，罗汉知道大家心已归顺，就为他们举行三归仪式；

制止凶暴行为，禁断杀生之业，剃掉须发，穿上僧衣，虔诚地信奉佛教。然而，年代久远，随着时间变化，人们不再坚守善业，凶恶习气再次浮起，即使身穿僧衣，也经常不遵戒律，不行善事。子孙后代世世相传，渐渐沿习成为风俗。

从此地向东行走九百多里，渡过信度河东岸，抵达茂罗三部卢国。（在西印度境内）

茂罗三部卢国

茂罗三部卢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饶，役属磤迦国。土田良沃，气序调顺。风俗质直，好学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蓝十余所，多已圯坏，少有僧徒，学无专习。天祠八所，异道杂居。有日天祠，庄严甚丽，其日天像铸以黄金，饰以奇宝。灵鉴幽通，神功潜被，女乐递奏，明炬继日，香花供养，初无废绝。五印度国诸王豪族，莫不于此舍施珍宝，建立福舍，以饮食医药给济贫病。诸国之人来此求愿，常有千数。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游赏。

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国。（北印度境。）

【译文】

茂罗三部卢国，方圆四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居民众多，家室富饶。隶属于磤迦国。田地肥沃，气候调和顺畅。民俗质朴直率，爱好学业，崇尚道德。大多信奉天神，很少崇敬佛法。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多数已塌毁，僧侣稀少，不学专门部派。尚有天祠八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有座日天祠，装饰极其华丽，日天像用黄金铸成，用奇珍异宝进行点缀。神灵暗中监察一切，神功悄悄传导四方，女伎不断演奏歌舞，火炬燃烧夜以继日，焚香献花供养神像，从不间断。全印度所有国王、贵族，无不在这里布施珠宝，建立福舍，将食物药品救济给贫困多病之人。各国来此求愿的人，常常数以千计。在日天祠四周，分布着池塘、花草、树林，非常适合游玩观赏。

从该国向东北行走七百多里，抵达钵伐多国。（在北印度境内）

钵伐多国

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役属磤伽国。多旱稻，宜菽、麦。气序调适，风俗质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辞。学艺深博，邪正杂信，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四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异道杂居。

城侧有大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咄罗（唐言最胜子。）论师于此制《瑜伽师地释论》，亦是贤爱论师、德光论师本出家处。此大伽蓝为天火所烧，摧残荒圯。

从信度国两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点婆翅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钵伐多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隶属于磤迦国。盛产旱稻，适宜种植菽、麦。气候温暖舒适，民俗质朴直率，人们性情急躁，语言多粗鄙之辞。学问渊博，技艺精深，同时信奉外道、佛教。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侣一千多名，无论大乘、小乘，全都研习修行。有四座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尚有天祠二十所，外道信徒混杂居住。

都城之旁，有座大佛寺，僧侣一百多名，都学习大乘法教。昔日，慎那弗咄罗（唐语谓“最胜子”）论师曾在此撰写《瑜伽师地释论》；这里也是贤爱论师，德光论师出家之地。这座大佛寺被天火所烧，已经残破荒芜。

从信度国向西南行走一千五六百里，抵达阿点婆翅罗国。（在西印度境内。）

阿点婆翅罗国

阿点婆翅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揭鹾湿伐罗，周三十余里。僻在西境，临信度河，邻大海滨。屋宇庄严，多有珍宝。近无君长，统属信度国。地下湿，土斥卤，秽草荒茂，畴垄少垦，谷稼虽备，菽、麦特丰。气序微寒，风飙劲烈。宜牛、羊、橐驼、骡畜之类。人性暴急，不好习学。语言微异中印度。其俗淳质，敬崇三宝。伽蓝八十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涂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雕饰，天像灵鉴，涂灰外道游舍其中。在昔如来颇游此国，说法度人，导凡利俗，故无忧王于圣迹外建六宰堵波焉。

从此西行，减二千里，至狼揭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阿点婆翅罗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名叫揭鹾湿伐罗，方圆三十多里。地处该国偏僻的西境，濒临信度河，邻接大海滨。城内房屋华丽，多以珠宝装饰。近年无君主，隶属信度国。地势低下潮湿，田土多为盐碱；荒草丛生，农田很少开垦，谷物庄稼虽然品种齐全，但以菽、麦产量最高。气候微冷，狂风强劲。适宜放牧牛、羊、骆驼、骡子之类牲畜。居民性情急躁暴烈，不爱好学习。语言与中印度稍有差异。民风淳厚质朴，敬奉佛教。境内有寺院八十多所，僧侣五千余名，大多学习小乘教正量部法。尚有天祠十所，多为耆那教徒居住。城中有大自在天祠。殿堂雕饰华丽，神像极其灵验，耆那教徒云游、居住于其中。昔日，如来经常游历此国，教说法，度化众人，引导凡俗，诱之以

利，所以无忧王在佛陀遗迹之处，建起六座佛塔。

从该国向西行走近二千里，抵达狼揭罗国。（在西印度境内）

狼揭罗国

狼揭罗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号窰窰黎湿伐罗。土地沃润，稼穡滋盛。气序风俗，同阿点婆翅罗国。居人殷盛，多诸珍宝。临大海滨，入西女国之路也。无大君长，据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属波刺斯国。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少异，邪正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百所，涂灰外道，其徒极众。城中有大自在天祠，庄严壮丽，涂灰外道之所宗事。

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国。（虽非印度之国，路次附见。旧曰波斯，略也。）

【译文】

狼揭罗国，东西南北各长数千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三十多里，名叫窰窰黎湿伐罗。土地肥沃湿润，农作物茂盛。气候风俗，与阿点婆翅罗国相同。居民众多，家中多藏各种珠宝。濒临大海滨，是通向西女国的要道。国内没有最高君王，各地豪杰占据山川，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共同隶属于波刺斯国。文字与印度大致相同，语言则稍有差异。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境内寺院一百多所，僧侣六千多名，大小二乘，一起学习修行。尚有天祠几百所，耆那教徒，人数众多。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装饰华丽，耆那教徒所宗奉。

从该国向西北行，可抵达波刺斯国。（虽然不属印度诸国，但途经该地，就将其附录在此。旧称“波斯”，略称）

波刺斯等国

波刺斯国，周数万里，国大都城号苏刺萨儗那，周四十余里。川土既广，气序亦异，大抵温也。引水为田，人户富饶，出金、银、瑜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工织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橐驼。货用大银钱。人性躁暴，俗无礼义。文字、语言异于诸国。无学艺，多工伎，凡诸造作，邻境所重。婚姻杂乱，死多弃尸。其形伟大，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氍。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迦佛钵在此王宫，国东镜有鹤林城，内城不广，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众，家产富。

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

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欲产男皆不举也。

自阿点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西印度境。）

【译文】

波刺斯国，方圆几万里。该国的大都城名叫苏刺萨儗那，方圆四十多里。国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总体说来比较温暖。引河水灌溉田地，居民生活富饶。出产金、银、瑜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精工织就的大锦、细褐、毛毯之类，盛产良马、骆驼。交易时，使用大银钱。居民性格急躁暴烈，通常不注重礼节，不讲仁义。文字、语言，与其它

各国不同。没有饱学之士，但多工人匠师，所制各种物品，受邻国推崇。婚姻状况混乱，人死后多将尸体抛在荒野。人们形体高大，头发短平，露出头顶，身穿皮褐、织绵棉布。民户缴纳赋税，每人四个银钱。境内天祠很多，为提那跋外道信徒所宗奉。只有寺院二、三所，僧侣数百名，都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伽佛的食钵，藏在该国王宫。波刺斯国东部有座鹤秣城，内城不大，外城方圆六十多里。城内居民众多，家产富饶。

该国西北邻接拂懔国，境内土地风俗，与波刺斯相同。至于形貌语言方面，则有所差异。各家多藏珍宝，也很富有。

拂懔国西南的海岛上有一西女国。国内都是女人；没有一个男子。盛产各种珍奇宝物，附属于拂懔国，所以拂懔国国王每年派遣男子，与她们进行婚配。按此国风俗，婚后生下的男婴不加养育。

从阿点婆翅罗国向北行走七百多里，抵达臂多势罗国。（在西印度境内）

臂多势罗国

臂多势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土地沙鹵，寒风凄劲。多菽、麦，少花果。而风俗犷暴，语异中印度。不好艺学，然知淳信。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余所，并涂灰外道也。

城北十五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时放光明。是如来昔作仙人，为国王所害之处。此东不远有故伽蓝，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罗汉之所建立。其旁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建窣堵波以为旌表。

从此东北行三百里，至阿鞞荼国。西印度境。

【译文】

臂多势罗国，方圆三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没有君王，隶属于信度国。土壤沙质，盐碱严重，常刮寒风，凄惨劲烈。盛产菽、麦，很少种植花草果木。民俗粗犷暴烈。语言与中印度不同。不崇尚技术学问，然而虔诚敬奉佛教。境内寺院五十多所，僧侣三千多名，都学习小乘教正量部法。尚有天祠二十多所，都为耆那教徒所居。

都城向北十五里，在树林中有一佛塔，高达几百尺，乃无忧王所建。塔中藏有舍利，经常放出光芒。这是如来以前作仙人时，被国王杀害的地方。塔东不远之处，有一旧寺院，是昔日大迦多延那大阿罗汉所建。寺旁则有过去四佛打坐、散步的遗迹，在此建起佛塔，以作旌表。

从该国向东北行走三百里，抵达阿鞞荼国。（在西印度境内）

阿茶国

阿鞞茶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土宜稼穡，菽，麦特丰，花果少，草木疏。气序风寒，人性犷烈。言辞朴质，不尚学业。然于三宝，守心淳信。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并涂灰外道也。

城东北不远，大竹林中，伽蓝余址，是如来昔于此处听诸苾刍亟缚履。（唐言靴。）傍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百余尺。其旁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余步，林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开诸苾刍著复纳衣。此林之中有佛经行之处。又有诸窣堵波，鳞次相望，并过去四佛坐处也。其窣堵波中有如来发、爪，年至斋日，多放光明。

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伐刺拿国。（西印度境。）

【译文】

阿鞞茶国，方圆二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没有君主，隶属于信度国。田地适宜种植庄稼，菽、麦产量很高，花、草果木稀少。气候多风而寒冷，居民性情粗犷暴烈。谈吐质朴，不爱好学业，但虔诚信奉佛教。境内寺院二十多所，僧侣二千余名，大多学习小乘教正量部法。尚有天祠五所，都是耆那教徒所居。

在都城东北不远的竹林中，有一处寺院遗址，昔日如来曾在此处允许和尚们穿着亟缚履（唐语谓“靴”）其旁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塔基虽有所倾斜塌陷，但仍高一百多

尺。塔旁精舍里，藏有青石立佛像，每逢斋日期间，有时会发出神奇之光。向南八百多步，林中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当初，如来曾在这里休息，夜晚寒冷，就用三衣将身体重重包裹，第二天早晨，宣布废除和尚不得身穿几套法衣的禁令。这座树林之中，有佛陀散步的地方。又有许多佛塔，排列相间，都是过去四佛打坐之处。这些佛塔之中，藏有如来的头发、指甲，每逢斋日期间，经常大放光明。

从此国向东北行走九百多里，抵达伐刺拿国。（在西印度境内）

伐刺拿国

伐刺拿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役属迦毕试国。地多山林，稼穡时播。气序微寒，风俗犷烈。性忍暴，志鄙弊。语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学艺。伽蓝数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涂灰外道也。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如来在昔于此说法，示教利喜，开悟含生。其侧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处。

闻诸土俗曰：从此国西接稽疆那国，居大山川间，别立主，无大君长。多羊、马，有善马者，其形殊大，诸国希种，邻境所宝。

复此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亦谓漕利国。）

【译文】

伐刺拿国，方圆四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居民众多，隶属于迦毕试国。山脉、树林很多，庄稼适时播种。气候稍有寒冷，民俗粗犷暴烈。性情残忍凶暴，心志鄙陋。语言与中印度稍有相同。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不爱学业。境内寺院几十所，多数已倒塌荒芜。僧侣三百多名，都学习大乘法教。尚有天祠五所，多为耆那教徒居住。

都城之南不远，有一旧寺院，当初如来曾在这里演说佛法，指点人生，教导行善，诱之以利，赞美善事，促使众生领悟。寺旁有过去四佛打坐、散步的遗迹。

听当地土著说：此国西境与稽疆那国接壤。该国位于大山之中，各地首领并立，没有统一的君王。盛产羊、马，有

一种良马，体形很大，各国视其为珍稀品种，邻国视其为宝马。

再从伐剌那国向西北，翻越大山，渡过大河，途经小城镇，行走二千余里，走出印度国境，抵达漕矩吒国。（也称为“漕利国”）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

漕矩吒国和弗栗恃萨佻那国

漕矩吒国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城，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隐嶙，畴塋塋圯。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城中涌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轻躁，情多诡诈。好学艺，多伎术，聪而不明，日诵数万言。文字言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无忧王所建窣堵波十余所。天祠数十，异道杂居。计多外道，其徒极盛，宗事稻（锄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迦毕试国阿路搊山徙居此国南界稻那四罗山中，作威作福，为暴作恶，信求者遂愿，轻蔑者遭殃。故远近宗仰，上下祇俱。邻国异俗君臣僚庶，每岁佳辰不期而会，或赍金、银、奇宝，或以羊、马、驯畜，竞兴贡奉，俱申诚素。所以金、银布地，羊、马满谷，无敢凯觎，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术，外道遵行多效，治疗疾病，颇蒙痊愈。

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弗栗恃萨佻那国。

【译文】

漕矩吒国，方圆七千余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叫做鹤悉

那，全城占地三十余里。有时该国也以鹤萨罗为都城，鹤萨罗城占地三十余里，两座城市都险峻坚固。这里山岭高耸，河流也随势突起，农田地势很高，土质干燥。庄稼适时播种，隔年才熟的麦子滋润丰盛，长势很好，草木郁郁葱葱，花果茂密繁盛。当地适合郁金香的生长，还出产兴瞿草，这种草多长在罗摩印度河流域。鹤萨罗城中泉水喷涌而出，布满全城，当地人利用它灌溉农田。这里气候寒冷异常，经常降霜下雪。人们的性格轻浮急躁，比较狡诈。大家对知识才艺有很高的学习热情，人人都掌握多项才能技术，有才智却不是超脱，他们每天诵读几万字的经文。该国语言文字，与其它国家不同。人们喜欢夸夸其谈，干成的事却没有多少。居然大家祭祀礼拜各种神灵，但也信奉佛教。全国有佛寺几百座，寺中僧人共计一万多人，都学习大乘佛教。当今的国王为人淳厚诚实，继承历代相传的统治，致力于做善事，谋福利，聪慧而且好学。国内有无忧王建造的十多座佛塔，天祠也有几十座，各种道派混杂。佛教之外的外道种类很多，徒众很兴盛，他们崇拜耆那天神。耆那天神当初从迦毕试国的阿路獠山迁居到漕矩吒国南部边境的耆那四罗山中，妄自尊大，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凡是信奉他的人，都能得偿所愿，而对他轻慢无礼的人，就会受到报复，遭到灾祸，所以远近民众都对他顶礼膜拜，十分敬畏。邻国的君臣百姓，每年只要逢遇佳节良辰，便会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有的带上金银珍宝，有的带上羊马家畜，大家竞相供奉献礼，表达虔诚的心意。因而每当此时，只见金银遍地，羊马满山谷，人们都不敢有丝毫的贪念，只是一心要敬奉天神。信奉外道，收敛心神，刻苦修行的人，天神传授给他们咒

术，他们遵照施行后大多很有效果，用来治疗疾病，很多都能痊愈。

从漕矩吒国向北走五百多里，就到了弗栗特萨傃那国。

弗栗特萨傥那国

弗栗特萨傥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护苾那，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同漕矩吒国，语言有异。气序劲寒，人性犷烈。王，突厥种也，深信三宝，尚学遵德。

从此国东北，逾山涉川，越迦毕试国边城小邑，凡数十所，至大雪山婆罗犀那大岭。岭极崇峻，危险敝倾，蹊径盘迂，岩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冻，凿冰而度。行经三日，方至岭上。寒风凄烈，积雪弥谷，行旅经涉，莫能伫足。飞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后翻飞，下望诸山，若观培楼。瞻部洲中，斯岭特高。其巅无树，惟多石峰，攒立丛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岭，至安叵罗缚国。

【译文】

弗栗特萨傥那国，它的疆土东西相距两千多里，南北相距一千多里。国家的大都城叫做护苾那，全城占地二十余里。该国的物产和风俗与漕矩吒国一样，只是语言不同。当地气候极其寒冷，人们性格粗犷刚烈。该国的国王，是突厥后裔，笃信佛教，崇尚学问，尊崇道德。

从弗栗特萨傥那国向东北走，跋山涉水，经过迦毕试国边境的十几个小城镇，就到了大雪山的婆罗犀那山岭。这座山岭高耸险峻，山岩倾斜欲坠，山间小路盘桓迂回，峰峦岩石相互遮蔽。行人一会儿走入深谷，一会儿又走上崖顶，山岭中即使是盛夏时节也被冰雪封冻，需要凿冰开路，然后才能行走通过。走了三天，才到达山顶。这里寒风凄冷凛冽，

积雪弥漫山谷，旅客经过，根本无法停下来稍作休息。象隼这样的猛禽，飞到这里也不能就此越过，只能走到山顶，然后翻越飞过而去。从山顶上眺望群山，它们都仿佛是小土丘一般。在赡部洲中，这座山岭是最高的。山顶没有树木只有很多岩石，它们聚集成堆，相互倚持，高耸浓密，象一片森林。又走了三天，才从山岭上走下来，来到安叵罗缚国。

睹货逻国故地

安𤿓罗缚国和阔悉多国

安𤿓罗缚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阜连属，川田隘狭。气序寒烈，风雪凄劲。丰稼穡，宜花果。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蓝三所，僧徒数十，然皆遵习大众部法。有一宰堵波，无忧王建也。

从此西北，入谷逾岭，度诸小城，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

阔悉多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减千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多川狭，风而且寒。谷稼丰，花果盛。人性犷暴，俗无法度。伽蓝三所，僧徒鲜少。

从此西北，逾山越谷，度诸城邑，行三百余里，至活国。

【译文】

安𤿓罗缚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方圆三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四五里，国内没有最高的统治君主，国家隶属于突厥。境内群山连绵，平原上农田面积狭小，气候寒冷异常，风雪凄冷强劲。该国谷物丰茂。盛产花果。人们性情粗犷暴躁，不受拘束，不讲纲常法纪。他们不懂罪孽福德，不喜欢研习学问，只知道礼拜神祠，很少人信奉佛法。国内有三座佛寺，有几十名僧人，但都遵奉研习大

众部法。有一座佛塔，是无忧王修建的。

从安阻罗缚国向西北走去，穿过谷地，翻过山岭，经过一些小城镇，走四百多里路程，到达阔悉多国。

阔悉多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方圆不到一千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多里。国内没有最高的统治君主，国家隶属于突厥。境内山地多，平原少，多风而且寒冷。谷物生长茂盛，花果丰富。人们性情粗犷暴躁，不受法度的约束。国内有三座佛寺，很少有僧人。

从阔悉多国向西北而去，翻山越谷，经过许多城镇，走三百多里路程，到达活国。

活 国

活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别君长，役属突厥。土地平坦，谷稼时播，草木荣茂，花果异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性躁烈，衣服毡褐。多信三宝，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其王突厥也，管铁门已南诸小国，迁徙鸟居，不常其邑。

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铎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东行百余里，至瞿健国。

【译文】

活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方圆两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二十多里。国内没有自己的君主，国家隶属于突厥。境内土地平坦，庄稼适时播种，草木茂盛。花果非常繁密。气候温和舒畅，民风淳厚质朴。人们性情急躁刚烈，穿着粗毛粗麻织制的衣服。大多信奉佛教，很少崇拜别的神灵。国内有十多座佛寺，有几百名僧人，他们兼修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该国的国王是突厥人，掌管铁门以南的各个小国，他象候鸟一样南北迁徙，居无定所，不常在这个封地驻留。

从活国往东就进入葱岭。葱岭，位于赡部洲之中，南边连接大雪山，北边可到热海、千泉，西边可到活国，东边可到乌铎国，东西南北相距各有几千里。该地崇山峻岭，连绵

不绝，深谷险峻陡峭，常年积雪冰冻，寒风强劲狂暴。因为当地盛产葱，所以人称葱岭，又因为当地山崖一片葱绿，于是得名葱岭。

从葱岭向东走一百多里，到达普健国。

瞿健、阿利尼、曷逻胡、訖栗瑟摩、钵利曷等五国

瞿健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北至阿利尼国。

阿利尼国，睹货罗国故地也。带缚刍河两岸，周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东至曷逻胡国。

曷逻胡国，睹货罗国故地也。北临缚刍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

从瞿健国东逾峻岭，越洞谷，历数川城，行三百余里，至訖栗瑟摩国。

訖栗瑟摩国，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瞿健国，但其人性暴恶有异。东北至钵利曷国。

钵利曷国，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訖栗瑟摩国。

从訖栗瑟摩国东，逾山越川，行三百余里，至𠵽摩咄罗国。

【译文】

瞿健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方圆四百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五六里。该国的物产、风俗，与活国很相似。国内没有最高的统治君主，国家隶属突厥。从该国北部可到阿利尼国。

阿利尼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这个国家连接缚刍河两岸，方圆三百多里。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四五里。该国

的物产、风俗，与活国很相似。从该国东部可到曷逻胡国。

曷逻胡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北部紧靠缚刍河，全国方圆二百多里。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四五里。该国物产风俗，与活国差不多。

从瞿健国往东，翻过高山，越过深谷，经过许多平原城镇，走了三百多里路程，到达訖栗瑟摩国。

訖栗瑟摩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东西相距一千多里，南北相距三百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五六里。该国的物产风俗，与瞿健国差不多，但是人们的性情暴躁凶狠，与瞿健国国民不同。从该国东北部可到钵利曷国。

钵利曷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东西相距一百多里，南北相距三百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二十多里，该国的物产风俗与訖栗瑟摩国一样。

从訖栗瑟摩国向东，翻山涉水，走三百多里路，到达𠵽摩咄罗国。

𑖦摩𑖦罗国

𑖦摩𑖦罗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山川迤迤，土地沃壤。宜谷稼，多宿麦，百卉滋茂，众果具繁。气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识罪福，形貌鄙陋。兴措威仪，衣毡皮褐，颇同突厥。其妇人首冠木角，高三尺余，前有两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随先丧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殁，角冠全弃。其先强国，王，释种也，葱岭之西，多见臣伏。境邻突厥，遂染其俗，又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国人，流离异域，数十坚城，各别立主，穹庐毳帐，迁徙往来。西接訖栗瑟摩国。

东谷行二百余里，至钵钵创那国。

【译文】

𑖦摩𑖦罗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方圆三千多里。境内群山连绵曲折，土地肥沃。适于谷物庄稼的生长，盛产隔年一熟的麦子，各种花卉生长茂盛，各种水果长势繁荣。该国气候异常寒冷，人们的性情凶猛急躁，不知道改错积福，他们的容貌很丑陋。举止仪态，所穿的粗毛皮或粗麻制成的衣物，与突厥人很相似。妇女们头戴木角，高三尺多，前面分作两个叉，各代表父亲和母亲。上叉表示公公，下叉表示婆婆，公婆中有一人亡故，便去除一个叉，公婆双双故去，则将木角帽摘掉。这个国家原来很强大，该国的国王，是释迦族人，葱岭以西的各个国家，大多臣服此国。这个国家毗邻突厥，逐渐沾染突厥习俗，他们常侵扰掠夺他国，自己占领据守别人的疆土，所以此国民众，多流散异乡，坚守几十个城池，拥立各自的君主，居住在圆顶毡帐

中，过着迁徙往来于各地间的生活。该国的西部与訖栗瑟摩国相接。

向东在山谷中行走二百多里，到达钵铎创那国。

钵钵创那、淫薄健屈浪拿等三国

钵钵创那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据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迢迢，沙石弥漫。土宜菽、麦，多葡萄、胡桃、梨、柰等果。气序寒烈，人性刚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褐。伽蓝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质，深信三宝。

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

淫薄健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土地所产，气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钵钵创那，但言语少异。王性苛暴，不明善恶。

从此东南，逾岭越谷，峡路危险，行三百余里，至屈（居勿反。）浪拿国。

屈浪拿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土地山川，气序时候，同淫薄健国。俗无法则，人性鄙暴。多不营福，少信佛法。其貌丑弊，多服毡褐。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伽蓝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质，敬崇三宝。

从此东北，登山入谷，途路艰险，行五百余里，到达摩悉铁帝国。（亦名镞侃，又谓护蜜。）

【译文】

钵钵创那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方圆两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凭据于山崖之上，占地六七里。境内群山连绵曲折，风沙弥漫。农田中适宜种植豆类和麦子，盛产葡萄、胡桃、梨、花红等水果。当地气候异常寒冷，人们的性情刚健凶猛，向来不讲礼法，不知道知识技艺。国民相

貌丑陋，大多穿着毛皮粗麻布衣服。国内有三四座佛寺，僧人很少。该国的国王淳厚质朴，笃信佛教。

从钵钵创那国向东南方向走，在山谷中走过两百多里的路程，到达淫薄健国。

淫薄健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方圆一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十多里。境内山岭连绵，平原田地较狭小。当地的物产、气候以及人们的性情，与钵钵创那国一样，只是语言稍有不同。该国的国王性情严苛暴戾，不辨好坏善恶。

从淫薄健国向东南，翻山过谷，一路上经过十分危险的峡谷小径，走了三百多里后，到达屈浪拿国。

屈浪拿国，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方圆两千多里。该国的山川地形，气候时序，都与淫薄健国一样。向来没有什么法令规则约束民众，人们性情粗鲁暴戾。他们大多不懂得为善积福，不大相信佛法。他们相貌丑陋，多穿着粗毛粗麻的衣服。境内有一座山岩，其中盛产金精，仔细凿碎打磨含有金精的石块，就可以得到金精。国内佛寺很少，僧人也很少。该国的国王淳厚质朴，虔心礼佛。

从屈浪拿国向东北走，爬山过谷，一路上经历不少艰难险阻，走过五百多里路程后，到达摩悉铁帝国（也叫镞侃，又叫护蜜）。

达摩悉铁帝、尸弃尼商弥等三国

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褐。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

昏驮多城，国之都也。中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国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数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国王爱子婴疾，徒究医术，有加无瘳。王乃躬往天祠，礼请求救。时彼祠主为神下语：“必当痊愈，良无他虑。”王闻喜慰，回驾而归。路逢沙门，容止可观，骇其形服，问所从至。此沙门者，已证圣果，欲弘佛法，故此仪形。而报王曰：“我，如来弟子，所谓苾刍也。”王即忧心，即先问曰：“我子婴疾，生死未分。”沙门曰：“王先灵可起，爱子难济。”王曰：“天神谓其不死，沙门言其当终，诡俗之人，言何可信？”迟至宫中，爱子已死。匿不发丧，更问神主，犹曰：“不死，疹疾当瘳。”王便发怒，缚神主而数曰：“汝曹群居长恶，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当瘳，此而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灭灵庙。”于是杀神主，除神像，投缚刍河。回驾而还，又遇沙门，见而敬悦，稽首谢曰：“曩无明导，伫足邪途，浇弊虽久，沿革在兹，愿能垂顾，降临居室。”沙门受请，随至中宫。葬子既已，谓沙门曰：“人世纠纷，生死流转，我子婴疾，问其去留，神而妄言，当必痊愈。先承指告，果无虚

说，斯则其法可奉，惟垂哀悯，导此迷徒。”遂请沙门揆度伽蓝，依其规矩，而便建立。自尔之后，佛教方隆。故伽蓝中精舍，为罗汉建也。伽蓝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悬金铜圆盖，众宝庄严。人有旋绕，盖亦随传，人止盖止，莫测灵鉴。闻诸先志曰：“或云圣人愿力所持，或谓机关秘术所致。观其堂宇，石壁坚峻。考厥众议，莫知实录。

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

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菽、麦，少谷稼，林树稀疏，花果寡少。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义，不识善恶。迷未来祸福，惧现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为服。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

越达摩悉铁帝国大山之南，至商弥国。

商弥国，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间，堆阜高下。谷稼备植，菽、麦弥丰，多葡萄，出雌黄，凿崖析石，然后得之。山神暴恶，屡为灾害，祀祭后入，平吉往来。若不祈祷，风雹奋发。气序寒，风俗急。人性淳质，俗无礼义，智谋寡狭，伎能浅薄。文字同睹货罗国，语言别异。多衣毡褐。其王，释种也，崇重佛法，国人从化，莫不淳信。伽蓝二所，僧徒寡少。

【译文】

达摩悉铁帝国，位于两山之间，原来是睹货逻国的属地。国土东西相距一千五六百里，南北之间，最宽处相距四五里，狭窄的地方相距不足一里。该国临接缚刍河，地形迂回曲折，山丘高低起伏，沙石弥散漫布，寒风凄冷凛冽。该国只适宜种植麦子、豆类，树木很少，花果匮乏。盛产良

马，马的形体虽然较小，但是耐力好，适于长途跋涉。这个国家向来不讲礼义，人们的性情粗犷暴躁。他们相貌丑陋，穿着粗毛粗麻制成的衣服。他们的眼睛大多是碧绿色的，与别国的人不同。国内有十多座佛寺，僧人很少。

昏驮多城是达摩悉铁帝国的都城。城中有一座佛寺，是该国原来的国王下令兴建的，当时开凿山崖，平整谷地，设计建造了庙宇殿堂。这个国家原来并不信奉佛教，只崇拜邪神，直到几百年前，方才弘扬佛法。当初，国王的爱子患病，徒然求医问药，病情却有增无减。国王于是亲自赶往天祠，恭请神灵救助。当时那个天祠的祠主代神灵回答说：“你的儿子一定会痊愈的，你实在不必多虑。”国王听说后很高兴很安慰，就起驾返回宫庭。路上碰到一个和尚，容貌举止很引人注目，国王惊异于他的样貌服饰，就问他从哪里来。这个和尚，实际上已成正果，他想要在这个国家宣扬佛法，所以显现出特异的仪态容貌。他对国王说：“我是如来的弟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比丘。”国王因为内心忧急，于是首先就问：“我的儿子患病，生死未卜，怎么办呢？”和尚说：“您先祖的魂灵可以唤起，但爱子是无药可救了。”国王说：“天神说我的儿子不会死，和尚却说他会死，这个和尚诡异平庸，说的话怎么可信呢？”国王随后回到宫中，看见爱子已经死去。他命令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又一次去询问天祠祠主，祠主仍然说：“你的儿子不会死，他的病一定会治愈的。”国王听后大怒，将祠主捆绑起来并且数落道：“你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作恶多端，胆大妄为。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你却仍然说他可以痊愈，如此妖言惑众，怎能容忍？应该处死祠主，摧毁灵庙。”于是下令杀死祠主，去除

神庙中的神像，将其投入缚刍河中。国王摆驾回宫，又遇到那个和尚，相见的时候，国王心怀崇敬和喜悦，他跪拜在地，感激地说：“过去没有正确的导引，所以我误入歧途，虽然长期沿袭陋俗，但是改革正在此一举，希望您能垂爱眷顾，光临我的宫室。”和尚接受了国王的请求，随着国王来到内宫。埋葬了儿子以后，国王对和尚说：“世间纠葛纷扰，生死轮回不息，我的儿子患病，向神灵询问是否可以保住。祠主胡言乱语，说他一定会痊愈。当初承您指教，说我的儿子会死去，事后证明果然不是谎言，这说明佛法应当受到尊奉，只希望您哀怜我们，指导我们这些迷途的人。”因此国王邀请和尚设计佛寺，按照他的设计，修建佛寺。从此以后，佛教才兴盛起来。所以佛寺中的一个精舍，是为这个罗汉而兴建的。佛寺里大精舍中有一尊石头佛像，佛像上方悬挂着金铜质地的圆形顶盖，各种装饰珍宝华丽盛美。如果有人绕着佛像走，佛像上方的顶盖就随着转动，人不动顶盖也停止不动，非常灵验，神秘莫测。听一些老人讲：有人说这是佛主的意愿所致，也有人说这里面有秘密机关。看看这座庙堂，石砌的墙壁坚固高峻。考察众人的各种议论，不知道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翻越达摩悉铁帝国的高山，向北而行，到达尸弃尼国。

尸弃尼国，国土方圆两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占地五六里。境内山岭平原相连，沙石遍野。盛产豆类和麦子，缺少谷粮，树木稀疏，花果很少。该国气候异常寒冷，当地的风俗崇尚犷放骁勇，国民嗜好杀戮，性情残忍，专门从事偷窃打劫活动，毫不知晓礼法节义，也不分辨好坏善恶。他们对来世的祸福迷惘不知，只是对现世的灾祸深感惧怕。他

们相貌丑陋，以粗毛粗麻制品为衣服。该国的文字与睹货逻国一样，语言却不相同。

翻越达摩悉铁帝国的高山的南端，到达商弥国。

商弥国，国土方圆两千五六百里。境内高山、平川相间，丘陵高低起伏。该国广种谷物庄稼，豆类和麦子生长茂盛，盛产葡萄，出产雌黄，开凿山岩磨析石块，就可以得到雌黄。当地山神暴虐凶恶，多次制造灾害，祭祀礼拜以后进入山中，才可以安全的出入往来。如果不予祈求祷告，就会狂风大作，冰雹肆虐。该国气候寒冷，风俗甚为急躁。人们性情淳朴，向来不知礼法道义，缺乏智慧谋略，技艺才能也很浅薄。这个国家的文字与睹货逻国一样，语言却不相同。人们大多穿着粗毛粗麻衣服。该国国王，是释迦族人，崇尚敬重佛法，国民受到教化，跟随国王，都虔诚地信仰佛教。国内有两座佛寺，僧人很少。

波谜罗川与羯盘陀等五国

波谜罗川

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咸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潜居则蛟、螭、鱼、龙、鼃、鼃、龟、鳖，浮游乃鸳鸯、鸿雁、鸳鸯、鸕、鸕、鸕，诸鸟大卵，遗鹬荒野，或草泽间，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佉沙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流，故此已左，水皆东流。波谜罗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

自此川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羯盘陀国。

【译文】

从商弥国向东北方向走，翻山越谷，经历无数危险，走了七百多里后，到达波谜罗川。波谜罗川东西相距一千多里，南北相距只一百多里，狭窄的地方甚至相距不过十里。它位于两座雪山之间，所以寒风凄冷强劲，春夏季节也大雪纷飞，白天黑夜刮风不止。当地多为盐碱土质，砾石遍布，谷物庄稼在那里不能生长，草木稀少，因而空旷荒芜，寥无

人烟。波谜罗川有个大龙池，东西长三百多里，南北宽五十多里，位于大葱岭内，在赡部洲正中，是地势最高的地方。湖水澄清洁净，不知有多深，颜色呈现为青黑色，味道很甘美。湖中的生物有蛟、螭、鱼、龙、鼉、鼉、龟、鳖，浮游湖面的是鸳鸯、鸿雁、鸳鸯、鹈、鸕，各种鸟的巨形蛋以及幼鸟孵出后遗留的蛋壳，遍布荒野之上，有的水草之间，有的在沙洲上。湖的西边分出一条大河，往西流向达摩悉铁帝国的东部边界，在那里与缚刍河汇合而一同向西流去，所以大龙池右侧的河水都向西流。湖的东边分出一条大河，往东北方向流至佉沙国的西部边界，在那里与徙多河汇合而一同向东流去，所以大龙池左侧的河水都向东流。从波谜罗川向南，翻越山岭，有个钵露罗国，盛产金、银，金子的颜色赤红如火。

从波谜罗川向东南方向，爬山涉险，一路上不见村庄人烟，只有满目冰雪。走了五百多里路程，到达揭盘陀国。

揭盘陀国

揭盘陀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俗无礼义，人寡学艺。性既犷暴，力亦骁勇。容貌丑弊，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今王淳质，敬重三宝，仪容闲雅，笃志好学。建国以来，多历年所。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罗。（唐言汉日天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时经三月，寇贼方静，欲趋归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惧，谓徒属曰：“王命迎妇，属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谋夕。吾王德感，妖气已静，今将归国，王妇有娠。顾此为忧，不知死地，宜推首恶，或以后诛。”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时彼侍儿谓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归必见诛，留亦来讨，进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细，谁就深诛？待罪境外，且推旦夕。”于是即石峰上筑宫起馆，周三百余步。环宫筑城，立女为主，建宫垂宪。至期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其王寿终，葬在此城东南百余里大山岩石室中。其尸干腊，今犹不坏，收羸瘠人，俨然如睡，时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孙奕世以迄于今。

以其先祖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神。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

后嗣陵夷，见迫强国。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窠堵波。其王于后迁居东北隅，以其故宫，为尊者童受论师建僧伽蓝，台阁高广，佛像威严。尊者，诃叉始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栖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寇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其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莫不玩习，即经部本师也。当此之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诃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建此伽蓝，式照瞻仰。

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罗汉于中入灭尽定。端然而坐，难以动摇，形若羸人，肤骸不朽，已经七百余岁，其须发恒长，故众僧年别为剃发易衣。

大崖东北，逾岭履险，行二百余里，至奔（逋论反）。攘舍罗。（唐言福舍。）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垆阜鹵，稼穡不滋，既无林树，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人徒才入，云雾已兴，商旅往来，苦斯艰险。闻诸先志曰：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时揭盘陀国有大罗汉，遥观见之，愍其危厄，欲运神通，拯斯沦溺；适来至此，商人已丧。于是收诸珍宝，集其所有，构立馆舍，储积资财，买地邻国，鬻户边城，以赈往来。故今行人商旅，咸蒙周给。

从此东下葱岭东冈，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

相继，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铎国。

【译文】

揭盘陀国，国土方圆两千多里。这个国家的大都城建立在大石岭上，背临徙多河，全城占地二十多里。该国山岭相连，平原狭小。谷物庄稼品种较少，盛产豆类和麦子，林木稀少，花果也不多。山丘低地一片荒芜，城镇之中空旷少人。国民向来不知礼法道义，很少学习技艺。性情粗犷暴躁，颇有力气，人人骁勇。他们的相貌丑陋，身穿粗毛粗麻制成的衣服。该国的文字、语言，与佉沙国很相似。但是民众淳厚诚信，尊奉佛法。国内的佛寺有十多座，僧人有五百多人，研习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

揭盘陀国当今的国王淳厚质朴，崇敬佛教，他的仪态容貌闲静文雅，专心专意，好学不倦，揭盘陀国建国已有许多年，国王自称是至那提婆瞿咄罗（唐语称汉日天种）。该国原来是荒岭中的一片荒原。当初波利斯国王迎娶汉人女子，迎亲队伍返回本国时途经这里，时值兵荒马乱，东西交通中断，于是一行人将汉王之女安置在孤峰顶上，山峰峻峭危险，须攀爬山崖才能上去，峰下四周设有护卫，昼夜警戒巡视。三个月后，动乱平息，大家准备启程回国，但是汉王之女却已经身怀有孕。迎亲使臣惊恐万分，对众人说：“国王命令我等迎娶新妇，恰逢贼寇作乱，我们不得不滞留于荒野之地，性命朝夕不保，内心恐惧。幸而我们的国王威德感召，贼寇已经平定，如今预备回国，但王后却身怀有孕。这件事实在让人万分忧虑，我等不知会葬身何处，唯今之计，应该找出元凶，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免被诛杀。”一群人互相盘查追问，闹腾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弄清真实的情

况。这时有个侍女对使臣说：“你们不要互相指责埋怨了，这件事是神灵交会造成的。每天正午时分，有一个男子从太阳中骑马而来，与主母相会。”使臣说：“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怎么洗脱罪名呢？回国一定会被处死，留在此地也会遭到国王的讨伐，如此进退维谷，怎么办才好呢？”众人都说：“这件事非同儿戏，谁会去承担死罪呢？不如负罪留于境外，估且过一天算一天吧。”于是一群人就在石峰上建筑宫殿，兴修馆阁，占地三百多步。又围绕宫殿修建城池，拥立汉王之女为君主，任命官吏，制订法令。女王按期产下一名男婴，其相貌美丽俊俏。之后就由母亲摄理政事，儿子称王享有尊号。国王能翱翔天际，驾驭风云，他的威德流布远方，教化安抚他乡，邻邦异国，没有不对其示好称臣的。国王寿终正寝后，安葬在都城东南方向一百多里外的大山岩石室中。他的尸体已经风干，至今仍然没有腐坏，样子看起来就象一个瘦弱的病人正安然入睡，人们经常给他换衣服，长年在他尸体周围放置香花。他的子孙后代延续不断，直至今日。因为从祖先的渊源来说，其母亲是汉人，其父亲是太阳之子，所以他们自称汉日天种。但是这个国家的王族成员，长相与汉人相同，头戴方冠，身穿胡服。

该族后代衰落，遭受强国欺凌压迫。无忧王统治时期，即在宫中修建佛塔。后来国王将宫城迁往都城东北角，在原来的宫城所在地，为尊者童受论师建造佛寺。寺中台阁高大宽阔，佛像威严庄重。尊者是呾叉始罗国人，少年时便聪明伶俐，悟性极高，他很早就脱离尘俗，潜心专研佛家典籍，深思佛理的精微玄妙。他每天诵读三万两千句经文，并且抄写三万两千个字。所以学问使当时的才俊摄服，名声高过当

世的学人。他扶持正宗佛法，摧毁外道邪说，所述理论高妙清雅，没有什么问难不能解答，五印度国全都对他推崇备至。他的论著共有几十部，在当时极其盛行，人人都研究学习，他就是经量部的祖师。当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称“四日照世”。所以羯盘陀国王听说尊者德高望重，就兴师动众，攻打诃叉始罗国，胁迫尊者而回，为他修建佛寺，让世人瞻仰礼拜。

从羯盘陀国都城往东南方向走三百多里，到达一座大石崖，崖上有两间石室，各有一个罗汉在其中入灭尽定，他们端端正正地坐着，难以动摇，那样子象瘦弱疲病的人。他们的骨肉并没有朽坏，已经有七百多年了，胡须头发生长不断，所以众位僧人每年都要为他们剃发更衣。

从大石崖往东北方向走，翻过山岭，经历艰险，经过两百多里的行程，到达奔攘舍罗（唐语称福舍）。奔攘舍罗位于葱岭东部高冈，在四座山的包围之中，面积有一百多顷，中央地势较低。冬夏两季都有积雪，寒风强劲。田地多是盐碱土质，不长庄稼，也没有树木，只有小草。这时虽正值暑热天气，却多风雪，行人徒众刚一入山，云雾就腾升兴起，往来商旅，对行路的艰难多不胜其苦。听老人们讲：从前有一个大商人，带着一万多名伙计随从，几千头骆驼，满载货物走在商路上，打算谋取利润，不料遭遇风雪，人畜俱丧。当时羯盘陀国有个大罗汉，远远地看见了这种惨状，心中很怜悯这一群人的苦难，打算运用神通，拯救他们。他刚刚来到出事地点，那商人已经死去。于是他收起商队遗留下来的珍宝，集中了所有的财产，修建了一座馆舍。他将资财储存起来，在邻国购买土地，在边境城市养育民户，还用以赈济

往来客商。所以现在行商旅客，都受到周济供给。

从奔攘舍罗走下葱岭的东部山冈，攀登陡峭的山岭，穿越幽深的山谷，走过小径，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一路上风雪交加，走了八百多里后，走出葱岭地区，到达乌铎国。

乌铎国

乌铎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临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树郁茂，花果具繁。多出杂玉，则有白玉，黠玉、青玉。气序和，风雨顺。俗寡礼义，人性刚犷，多诡诈，少廉耻。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容貌丑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无别君长，役属竭盘陀国。

城西二百余里，至大山。山气氤氲，触石兴云，崖隙峥嵘，将崩未坠。其巔窳堵波，郁然奇制也。闻诸土俗曰：数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刍，瞑目而坐，躯量伟大，形容枯槁，须发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猎者见已白王，王躬观礼。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竞修供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伟也！”有苾刍对曰：“此须发垂长而被服袈裟，乃入灭心定阿罗汉也。夫入灭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闻鞞椎声，或云待日光照，有兹警察，便从定起；若无警察，寂然不动，定力持身，遂无坏灭。段食之体，出定便谢。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润，然后鼓击，警悟定心。”王曰：“尔乎？”乃击鞞椎。其声才振，而此罗汉豁然高视，久之，乃曰：“尔辈何人？形容卑小，被服袈裟？”对曰：“我苾刍也。”曰：“然，我师迦叶波如来今何所在？”对曰：“入大涅槃，其来已久。”闻而闭目，怅若有怀，寻重问曰：“释迦如来出兴世耶？”对曰：“诞灵导世，已从寂灭。”闻复俯首，久之乃起，升虚空，现神变，化火焚身，遗骸坠地。王收其骨起窳堵波。

从此北行，山磧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者宜云室利讫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

【译文】

乌铄国，方圆一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占地十多里，南面濒临徙多河。这个国家土地肥沃，农作物长势茂盛，树林郁郁葱葱，花果品目繁多。当地盛产各种玉石，有白玉、黑玉、青玉。那里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国民向来缺少礼义教养，性格刚强犷放，为人很狡诈，不大懂得廉耻。他们的文字、语言与佉沙国有些相似。他们的相貌丑陋粗俗，以皮毛制作衣物。不过他们信仰坚定，尊崇佛法。国内有十多座佛寺，僧徒不到一千人，都研习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几百年以来，王族没有后嗣，国内并未别立君主，臣属于羯盘陀国。

从乌铄国都城往西走两百多里，到达一座高山。山中云气蒸腾，触及岩石，便有云雾兴起。山崖层叠，高耸峻峭，好象要崩塌下来，又似坠未坠。崖顶有一座佛塔，形制宏伟奇特。听当地居民讲：几百年前，山崖崩塌，有一个和尚闭目坐于其中，他身形高大，面容干瘦憔悴，胡须头发齐齐下垂，遮盖了双肩和脸庞。有个打猎的人看见之后禀告国王，国王亲自到该地瞻仰礼拜。都城内的民众，也主动前往，焚香撒花，竞相供养尊奉。国王问道：“这是什么人？如此相貌堂堂！”有个僧人回答说：“这位大师胡须头发长长地垂下，身披袈裟，是入灭心定的罗汉。入灭心定的人，有一定期限，有人说听到犍椎敲击的声音，或者说等到日光照及他的身体，有这些警示觉察，他就会从定而起；如果没有外界

的警示讯息，他便一动不动，靠定力维持自身，时间再久也不会死亡毁灭。断绝食物供养的躯体，出定便会死亡。应以酥油浇灌他的身躯，使其得到滋润，然后再敲鼓惊觉他的定心。”国王说：“果真是这样吗？”于是令人敲击犍椎。敲击的声音刚刚响起，这个罗汉便突然张开双目，过了许久，才开口说话道：“你是什么人？身形矮小，容貌鄙俗，还穿着袈裟？”僧人回答说：“我是和尚。”那罗汉说：“哦，我的老师迦叶波如来现在在哪里？”僧人回答说：“他已经入大涅槃很久了。”那罗汉听后又闭上双眼，神色怅惘，若有所思，过一会儿又问道：“释迦如来出世了吗？”僧人回答说：“圣灵降世，导引众生，现在也已寂灭。”那罗汉听说后，又低头沉思，许久以后，腾空而起，展现各种神通变化，化出火焰，自焚其身，遗骸坠落在地。国王命人收拾罗汉的遗骨，为他修建了一座佛塔。

从佛塔所在的高山向北走，在山间沙地旷野之中行走五百多里，到达佉沙国（过去所称的疏勒，是该国都城的名称。正确的说法应是室利设栗多底。称“疏勒”，是误称）。

佉沙国

佉沙国，周五千余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细毡褐，工织细毡毼毼。气候和畅，风雨顺序。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义轻薄，学艺庸浅。其俗生子，押头匾匾，容貌粗陋，文身绿睛。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济徙多河，逾大沙岭，至斫句迦国。（旧曰沮渠。）

【译文】

佉沙国，方圆五千多里。境内多沙石地，缺乏土质田地。该国农作物兴盛，花果繁盛茂密。出产精细毛毡，织造细毡是该国的特色工艺。当地气候温和舒畅，风调雨顺。人们的性格粗犷凶狠，向来很狡诈，不懂得礼义廉耻，学识浅薄平庸。按照当地风俗，儿子出生后将他的头压扁。这个国家的居民容貌粗俗丑陋，身上画有花纹，眼睛是绿色的。他们的文字，取自印度文字，虽然有所删减讹误，但基本保持了原有文字的形式样貌。他们的语言腔调，与其他国家不同。国民笃信佛法，积极地谋福行善。国内有几百座佛寺，僧徒有一万多人，都学习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他们不大深究佛理，多只是念诵经文，所以能够通篇诵读三藏和《毗婆沙》的人很多。

从佉沙国往东南走五百多里，渡过徙多河，翻过大沙岭，到达斫句迦国（过去称沮渠）。

斫句迦国

斫句迦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编户殷盛。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葡萄、梨、柰，其果实繁。时风寒，人躁暴。俗惟诡诈，公行劫盗。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礼义轻薄，学艺浅近。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国南境有大山，崖岭嵯峨，峰峦重叠；草木凌寒，春秋一贯；溪涧浚赖，习流四注；崖龕石室，棋布岩林。印度果人，多运神通，轻举远游，栖止于此，诸阿罗汉寂灭者众，以故多有窳堵波也，今犹现有三阿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形若羸人，须发恒长，故诸沙门时往为剃。而此国中大乘经典部数尤多，佛法至处，莫斯为盛也。十万颂为部者，凡有十数，自兹已降，其流实广。

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译文】

斫句迦国，方圆一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占地十多里，地理位置坚固险要，城内居民人数众多。当地山丘连绵，沙石漫布，濒临连接两条河流的地带，有很多农田。葡萄、梨、花红等水果品种繁多，生长茂盛。那里的气候多风寒冷，人们性情暴躁。他们向来只知道欺诈行骗，公然抢劫偷盗。该国的文字与瞿萨旦那国一样，语言却有不同。人们不懂得礼法道义，学识技艺庸俗浅近。但大都虔诚信奉佛教，

好行善积福。国内有几十座佛寺，很多都已经毁坏，僧徒有一百多人，都研习大乘佛教。

斫句迦国南部有一座大山，崖岭高峻，峰峦重叠；草木十分耐寒，从春到秋的样子基本不变；山间溪流幽深湍急，瀑布飞流，水花四溅；山崖上开凿了许多石室，犹如棋子一样分布于山林中。印度证得圣果的人，大多拥有神通，能够飞升上天，遨游远方，他们在这里栖居。有许多罗汉在这里寂灭，所以这里有很多佛塔。现在仍然有三位罗汉住在岩洞之中，入灭心定，他们的样子象瘦弱疲病之人，他们的须发不停生长，所以和尚们常常要到那里为其剃发。斫句迦国中大乘佛教经典数量很多，佛教流传所到之处，这里最为兴盛。以十万颂为一部的佛经，共有十几部，比十万颂字数少的佛经，流传更加广泛。

从斫句迦国往东，翻过山岭，穿越谷地，走过八百多里路程，到达瞿萨旦那国（唐语称地乳，这是当地的雅言。俗语称它为涣那国，匈奴称它为于遁，胡人称它为豁旦，印度称它为屈丹。过去称它于阗，是误称）。

瞿萨旦那国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磧太半，壤土隘陝。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绌。又产白玉、鬘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伎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绌白氍。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诈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呾叉始罗国被挟目己，无忧王怒遣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物，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遣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岁月已积，风教不通。各因田猎，遇会荒泽，便问宗绪，因而争长。忿形辞语，便欲交兵。或有谏曰：“今何遽乎？因猎决战，未尽兵锋。宜归治兵，期而后集。”

于是回驾而返，各归其国，校习戎马，督励士卒。至期兵会，旗鼓相望。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忧其无土，恐难成功，宣告远近，谁识地理。时有涂炭外道，负大瓠，盛满水，自而进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遗流，周而复始，因即疾驱，忽而不见。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兴工，即斯国治，今王所都于此城也。城非崇峻，攻击难克，自古以来，未能有胜。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

已成，齿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住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家，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时有见者，骇其容服，具以其状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观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独在幽林？”罗汉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教，建伽蓝，召僧众。”王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鸟栖，勤苦奉教？”曰：“如来慈愍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王曰：“诚如所说，事高言议，既云大圣，为我现形；若得瞻仰，当为建立，罄心归信，弘扬教法。”罗汉曰：“王建伽蓝，功成感应。”王苟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法会称庆，而未有键椎扣击召集。王谓罗汉曰：“伽蓝已成，佛在何所？”罗汉曰：“王当至诚，圣鉴不远。”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键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伽山。（唐言牛角。）山峰两起，岩隙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

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数百年间，供养无替。近者崖崩，掩塞门径，国王兴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飞，毒螫人众，以故至今石门不开。

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纁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昔此国中有臣被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后蒙还国，倾心遥敬，夜分之后，像忽自至。其人舍宅，建此伽蓝。

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巍然，首载宝冠，光明时照。闻诸土俗曰：本在迦湿弥罗国，请移至此。昔有罗汉，其沙弥弟子临命终时，求酢米饼。罗汉以天眼观，见瞿萨旦那国有此味焉，运神通力，至此求获。沙弥啖已，愿生其国，果遂宿心，得为王子。既嗣位已，威摄遐迩，遂逾雪山，伐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国王整集戎马，欲御边寇。时阿罗汉谏王：“勿斗兵也，我能退之。”寻为瞿萨旦那王说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兴兵。罗汉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时衣，而以示之。王既见衣，得宿命智，与迦湿弥罗王谢咎交欢，释兵而返，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闻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首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略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

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知有灵佑，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缝，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于是杀其将，虏其兵，匈奴震慑，以为神灵所佑也。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礼祭，以求福佑。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则逢灾变。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蓝。中有窣堵波，高百余尺，甚多灵瑞，时烛神光。昔有罗汉，自远方来，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时王夜在重阁，遥见林中光明照耀，于是历问，僉曰：“有一沙门，自远而至，宴坐林中，示现神通。”王遂命驾，躬往观察。既睹明贤，心乃祇敬，钦风不已，请至中宫。沙门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泽，情之所赏，嵩堂邃宇，非我攸闻。”王益敬仰，深加宗重，为建伽蓝，起窣堵波。沙门受请，遂止其中。顷之，王感获舍利数百粒，甚庆悦，窃自念曰：“舍利来应，何其晚欤？早得置之窣堵波下，岂非胜迹？”寻诣伽蓝，具白沙门。罗汉曰：“王无忧也，今为置之。宜以金、银、铜、铁、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毕，载诸宝舆，送至伽蓝。是时也，王宫导从、庶僚凡百，观送舍利者，动以万计。罗汉乃以右手举窣堵波，置诸掌中，谓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块安函，其功斯毕，于是下窣堵波，无所倾损。观睹之徒，叹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笃，敬法

之志斯坚。王谓群官曰：“我尝闻佛力难思，神通难究。或分身百亿，或应迹人天，举世界于掌内，众生无动静之想；演法性于常音，众生有随类之悟。斯则神力不共，智慧绝言。其灵已隐，其教犹传。餐和饮泽，味道钦风，尚获斯灵，深赖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于是明矣。”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后断流，王深怪异。于是命驾问罗汉僧曰：“大河之水，国人取给，今忽断流，其咎安在？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谴何重也？”罗汉曰：“大王治国，政化清和。河水断流，龙所为耳。宜速祠求，当复昔利。”王因回驾，祠祭河龙。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

夫，水流如昔。”王曰：“敬闻，任所欲耳。”龙遂目悦国之大臣。王既回驾，谓群下曰：“大臣者，国之重镇，农务者，人之命食。国失镇则危，人绝食则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对曰：“久已虚薄，谬当重任。常思报国，未遇其时，今而预选，敢塞深责。苟利万姓，何吝一臣？臣者，国之佐；人者，国之本，愿大王不再思也。幸为修福，建僧伽蓝。”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请早入龙宫，于是举国僚庶，鼓乐饮饯。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马，与王辞诀，敬谢国人。驱马入河，履水不溺，济乎中流，麾鞭画水，水为中开，自兹没矣。顷之，白马浮出，负一旃檀大鼓，封一函书。其书大略曰：“大王不遗细微，谬参神选，愿多营福，益国滋臣。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岁月浸远，龙鼓久无。旧悬之处，今仍有鼓。池侧伽蓝，荒圯无僧。

王城东三百余里大荒泽中，数十顷地，绝无蘂草，其土赤黑。闻诸先志曰：败军之地也。昔者，东国军师百万西伐，此时瞿萨旦那王亦整齐戎马数十万众，东御强敌，至于此地，两军相遇，因即合战。西兵失利，乘胜残杀，虏其王，杀其将，诛戮士卒，无复子遗。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战地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薄帖像，即时痊愈，虚心请愿，多亦遂求。闻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侨赏弥国邬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后，自彼凌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乐富饶，深著邪见，而不珍敬，传其自来，神而不贵。后有罗汉礼拜此像，国人惊骇，异其容服，驰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垒此异

人。时阿罗汉身蒙沙土，糊口绝粮。时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像，及见罗汉，密以饌之。罗汉将去，谓其人曰：“却后七天，当雨沙土，填满此城，略无遗类。尔宜知之，早图出计。由其益我，获斯殃耳。”语已便去，忽然不见。其人入城，具告亲故，或有闻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风忽发，吹去秽壤，雨杂宝满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窃开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后，雨沙土满城中。其人从孔道出，东趣此国，止媲摩城。其人才至，其像亦来，即此供养，不敢迁移。闻诸先记曰：释迦法尽，像入龙宫。今曷劳落迦城为大堆阜，诸国君王、异方豪右，多欲发掘，取其宝物。适至其侧，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

媲摩川东入沙磧，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

【译文】

瞿萨旦那国，方圆四千多里。国土中大多为沙石地，田地土壤只占很小面积。该国适宜农作物生长，水果品种繁多。出产毛毯、细毡，擅于纺织粗绸。还出产白玉、黑玉。当地气候温和，但一起风便尘土飞扬。人们懂得礼义，性情温和谦恭，好学习典籍技艺，精通各种技能。百姓富足欢愉，民户安居乐业。该国崇尚音乐，人们喜欢歌舞。很少人穿毛皮衣物，大多都穿着粗绸白布。人们举止形态彬彬有礼，待人处事符合法纪。他们的文字规范，模仿印度文字，只是稍稍改动字形，大体还是承袭沿用。语言与别国不一样。国民

崇尚佛法，国内有一百多所佛寺，僧徒有五千多人，大多研习大乘佛教。

瞿萨旦那国国王非常骁勇英武，他很敬重佛法，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代。当初，这个国家空虚荒芜，没有居民，毗沙门天栖居于此。无忧王的太子在呾叉始罗国被挖去双眼以后，无忧王大为震怒，他罢免辅佐大臣，流放当地的豪门望族，将他们驱赶到雪山以北，让他们居住在荒山深谷之间。被迫迁徙的人，带着他们的财物，来到今天瞿萨旦那国的西部边界，众人推举一个首领，尊奉其为国王。这个时候，东土皇帝的儿子因为犯罪遭到流放，居住在今天瞿萨旦那国的东部边界，经他的下属徒众劝说进言，他也自称为王。长期以来，两国风俗教化互不交流。有一次，两位国王出外打猎，彼此相遇于荒野之上，便互相打听询问各自的宗族世系，因而争执尊卑高下。大家言语激愤，就要大动干戈了，有人劝谏道：“今天何必仓促交战呢？因为打猎相互开战，不能完全施展威力。不如大家各自返回，操练兵马，约定日期再集会交战。”

于是两位国王各自起驾回国，整治训练军马，督导激励兵卒。到了约定的日期，两国兵马相见，旗鼓相望。第二天开战，西边的国王战败，东边的国王追击而来，斩下他的首级。之后东边的国王乘胜前进，安抚招集亡国民众，他将都城迁往中部地区，准备在那里修建城池。但是他担心那里只有沙石，缺少泥土，恐怕计划难以实现，于是他宣告远近居民，询问通晓地理的人。这时有个涂炭外道，他背着一个大葫芦，里面盛满了水，毛遂自荐道：“我精通地理。”于是将葫芦中的水弯曲迂回地浇灌在地上，不断重复这样，然后

忽然快跑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依照他留下的水流痕迹，在上面修建城基，再按照墙基开工兴建城池，便形成现在的这座都城，当今国王就建都于这座城市。该城并不雄伟险峻，但是很难被攻破，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取胜。国王搬迁首都，兴修城池，建立国家，安抚国人，开创如此丰功伟绩之后，迟暮衰老之年，他没有子嗣，唯恐王室后继无人，于是赶往毗沙门天神神庙，请求天神赐给他子嗣。神像前额里面生出一个婴儿，国王将他捧回家中，国人都称颂庆贺。但是婴儿不吃人奶，国王怕他活不长，便又造访神庙，再次请求天神养育这个孩子。神像前的土地突然隆起，形状象乳房一样。神童吮吸乳汁，直到长大成人。这人机智勇敢，超过了他的前辈，他的声威教化，流播远方。于是建造神祠，将天神尊奉为祖先。自他以后，王统世代相传，政权不断传递交换，从未打乱次序。所以现在神庙中有许多珍宝，历代君主祭拜供奉，从未间断。因为先王是大地乳汁养育成长的，所以就以“地乳”为国号。

瞿萨旦那国都城以南十多里处有一座大佛寺，是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语称遍照）罗汉修建的。当初，此国佛法还未传播，而毗卢折那罗汉从迦湿弥罗国来到该国山林之中，打坐参禅。当时见到他的人，惊异于他的容貌服饰，详细地向国王禀明情况。国王因而亲自前往，瞻仰他的仪容举止，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独自一人居住在幽静的山林中？”罗汉说：“我是如来弟子，在这里闲居，修习禅定。国王你应该广积福德，弘扬佛教，修建佛寺，召集僧众。”国王问：“如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神通，值得你象鸟一样栖居于树林，勤奋刻苦地尊奉受教于他？”罗汉说：“如来

慈悲为怀，怜悯众生，他循循善诱，引导人世万物，他时隐时现，昭示生死等深奥的玄机。遵奉佛法的人，超脱生死轮回，执迷不悟的人，便陷入贪爱不义的罗网。”国王说：“真的如你所说，那么事实应该胜于言语，既然你说如来是大圣，就应该让他现出真身。我如果能够瞻仰他的仪容，就一定为他修建佛寺，并且虔诚地皈依佛教，弘扬佛法。”罗汉说：“国王你建成佛寺，自会有所感应。”国王暂且听从罗汉的请求，令人兴修佛寺，建成之后，远近僧侣都聚集于此，举行法会以示庆贺，但是尚未敲击鞬椎召集大众百姓。国王对罗汉说：“佛寺已经建成，佛主在哪里呢？”罗汉说：“国王你只要诚心诚意，佛主一定会体察而显灵的。”国王于是礼拜祈请佛主现身，忽然就见空中有佛像从天而降，交给国王鞬椎。国王从此诚心礼佛，弘扬佛教。

瞿萨旦那国都城西南二十多里外，有一座瞿室陵伽山（唐语称牛角）。两座山峰高高耸立，拔地而起，四周崖岩层叠，与外界隔绝。在崖谷间建有一座佛寺，寺中佛像时常放射光明。当初如来曾经到过这里，为天人众生大略演说佛法精要，他预言此地会建立国家，敬奉如来遗传的佛法教义，遵行研习大乘佛教。

牛角山山岩上有一间大石室，里面有一个罗汉修入灭心定，在等候慈氏菩萨，几百年来，人们供养从未间断。最近山崖崩塌，堵塞了出入通道，国王动用军队，准备清除崩塌的崖石，但马上有黑蜂成群结队地飞来，用毒针螫伤在石室前进行清理的士兵，所以至今石室的门都没有打开过。

瞿萨旦那国都城西南十多里外，有座地迦婆缚那佛寺。寺中有尊苾芻立佛像，本来是从屈支国运来的，留在了这

里。当初瞿萨旦那国有位大臣获罪遭到流放，他寓居屈支国，长期礼拜这尊佛像。后蒙恩回国，还心中挂念佛像，遥相敬奉。一天半夜之后，佛像突然自己来到这人面前，于是这人捐出自己的房舍，修建了这座佛寺。

从瞿萨旦那国都城往西走三百多里，到达勃伽夷城。城中尊佛坐像，高七尺多，面目秀美坦诚，姿态威严肃穆，高大庄重，头戴宝冠，时常放射出光芒。听当地居民讲：这尊佛像本来在迦湿弥罗国，是被礼请迁移到这儿的。当初有个罗汉，他的沙弥弟子临终的时候，要求吃酢米饼。罗汉用天眼观看，发现瞿萨旦那国有这种食物，于是他运用神力到瞿萨旦那国获取。沙弥吃下酢米饼以后，希望转世投胎到瞿萨旦那国，后来果然得偿宿愿，成为该国王子。他即位以后，威名震慑四方远近，因而翻越雪山，征讨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国国王整顿召集全国兵马，准备抵御入侵者。这时有个罗汉劝谏瞿萨旦那国王说：“不要使用武力与其相斗，我有办法退兵。”不久他就为瞿萨旦那国王演法各种佛法精要。国王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仍然准备起兵迎战。罗汉于是取出国王前世作沙弥时穿的衣服给国王看，国王看见自己的衣服，领悟到宿命智慧，从而向迦湿弥罗王致歉，两相交好，罢兵回国。他奉迎自己作沙弥时所供养的佛像，带在军中随时礼拜。佛像被带到勃伽夷城时便不能再移动了，于是国王下令围绕佛像修建佛寺，诚招僧侣，并且将自己的宝冠捐献出来放在佛像的头顶上，今天佛像所戴的宝冠，就是先王当年施舍的那一个。

瞿萨旦那国都城以西一百五六十里外，沙石大道正中，有一些土丘，是土鼠打洞刨出的土堆积而成的。听当地人

讲：在这一片沙石地中，身形象刺猬一样大，毛色为金银相间的土鼠，就是鼠群的首领，每次它出洞活动，其它的土鼠便成群结队地跟随。当初，匈奴人发动十万大军，侵略瞿萨旦那国边境，他们屯军于鼠丘旁边。当时瞿萨旦那国王只统率了几万兵卒，很担心寡不敌众，他一向知道生活在沙石地中的土鼠本事非比寻常，只是从来没把它们当作神物。等到敌军压境，没有哪里可以找到救助的时候，君主大臣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姑且设立祭坛，焚香礼请鼠群，希望它们有灵性，帮助本国增强兵力。当天夜晚瞿萨旦那国国王梦见大土鼠首领对他说：“我很愿意帮助你，希望你尽快整治兵马，明天一早与敌军交战，你们一定会取胜。”瞿萨旦那国国王知道有神灵庇护，于是整顿军队，召领将士，天没有亮就出发，长途行军去袭击掩杀敌兵。匈奴兵发现大军突降，都很害怕。他们刚准备跨上战马，穿上铠甲，但是马鞍、战袍、弓弦、甲缝等，凡是有束带系缚的物品，都被土鼠咬坏了。对方兵卒已经攻至营前，无奈只得束手就擒，任其杀戮。于是瞿萨旦那国军兵杀死匈奴敌将，俘虏匈奴败兵，匈奴人很惊诧，认为有神灵在保佑瞿萨旦那国的人马。瞿萨旦那国国王感激鼠群的深厚恩情，于是修建祠堂拜祭它们，以后世代代尊奉敬重鼠神，对它们特别珍视。所以该国上自君王，下至百姓，都祭拜鼠神，求它保佑自己，为自己增福。人们每每走到鼠洞前，就下车、马步行，对着它礼拜致敬，祈求平安幸福。有时也用衣服、弓箭，或者用香花、美味佳肴供奉鼠神，诚意拜祭，希望多予赐福。如果人们不加祭拜，就会遭到灾祸变故。

瞿萨旦那国都城以西五六里外，有座娑摩若佛寺。寺内

有一座佛塔，高一百多尺，很有灵瑞之气，时常放射出神光。当初有个罗汉，从远方而来，留居在这片山林中。他拥有神力，周身经常有光芒放射。国王这天夜里正在高楼之上，他远远地望见林中光辉照耀，于是一一询问臣下，众人回答说：“有一个和尚，远道而来，在树林中打坐静修，他显现了巨大的神通。”国王于是命令摆驾，亲自前往该地察看。他见到罗汉贤明的样子，顿时心生钦慕之情，他对罗汉的风度赞叹不已，将罗汉请到内宫。和尚说：“万物各有其适宜生长的地方，人的志趣也各有不同。幽静的山林，水浅草茂的地方，是我喜爱的；高大深邃的殿堂房室，不是我愿意见到的。”国王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对他更加敬重景仰，为他建造了一座佛寺，筑起佛塔。和尚接受国王的诚挚邀请，于是就留居寺中。不久，国王的虔诚感动神灵，从而使他获得了几百颗舍利，国王十分欢喜，暗自想道：“舍利感应我的虔诚，怎么来得这样晚呢？如果很早就拥有这些舍利，将它们放在佛塔下，岂不是会形成一大胜迹？”他立即去拜访罗汉，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罗汉。罗汉听完后说：“陛下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就为你安放舍利，你可以用金、银、铜、铁、巨石分别制成盒子，在其中逐次装入舍利。”国王命令工匠按照罗汉的吩咐制作，没过几天就完成，其后又将这些盒子用珍宝装饰的马车运到佛寺中。这个时候，王宫随侍、朝中官员、黎民百姓，都来观看护送舍利的盛况，人数众多，数以万计。罗汉用右手举起佛塔，将其放在手掌当中，他对国王说：“可以将舍利藏放在下面了。”于是工匠们掘开地面，将盒子安放进去，工程完毕之后，罗汉又放下佛塔，它没有丝毫倾斜损坏。观看此景的人都感叹从未见

过这样的异事，于是对佛教的信仰之心更加诚挚，对佛法的崇敬之志更加坚定。国王对百官说道：“我首经听说佛陀的力量不可思议，佛陀的神通难以琢磨。他们有的变幻出上百亿的身形，有的与人感应，昭示天意，他们掌握宇宙世界，万物却不知不觉；他们在日常说话中演绎佛法性理，万物因自身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开悟。这种神力不可比拟，这种智慧无法言说。神灵虽然隐去不可见，但佛法教义仍然不断流传。我们经受佛法的教化洗礼，如同品味美食，饮用甘露一样，体会佛法道义，钦慕佛家风范，得到舍利这样的灵物，也是多亏佛陀的恩赐。努力啊，百姓们！我们应该对佛教致以最高的崇敬，佛法博大精深，在这里已经显现得很清楚了。”

在瞿萨旦那国都城东南方向五六里之外，有座麻射佛寺，是该国先王的妃子建立的。当初，瞿萨旦那国国民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他们听说东土国家有这种技术，就派遣使臣去该国索取。当时东土国君将桑蚕技术严加保密，不愿赐给外国，他还严令各处边防关卡，不许桑蚕种外流。瞿萨旦那国国王于是用谦恭的言语和丰厚的聘礼向东土国家求亲，东土国君有意安抚远藩，因而答应了这一请求。瞿萨旦那国国王命令使臣去东土国家迎娶新娘，他告诫使臣说：“你对东土国家的公主说，我国向来就没有吐丝织绵的桑蚕种，让她带来，可以为自己制作衣裳。”公主听了使臣的话，秘密求得桑蚕种，将桑籽蚕卵放在帽絮中，到了本国边防关卡，那里的官员到处搜索，只有公主的帽子不敢检查。于是迎亲队伍进入瞿萨旦那国，到了今天麻射佛寺所在的地方，国王才准备仪仗，安排婚礼，奉迎公主入宫，桑蚕种被留在该地。

春天到来的时候，王妃命人种下桑树，蚕月来临之后，又采摘桑叶喂养蚕虫。公主刚到的时候，只能用别的叶子喂养蚕虫，过了一段时间，桑树就茂密成荫了。王妃命人在石头上刻制法令，禁止伤害杀死蚕蛾，必须等蚕蛾都飞走以后才能加工蚕茧。如果有人胆敢违反，神明就不再予以佑护。于是王妃下令为第一批传到瞿萨旦那国的蚕虫修建了这座佛寺。保留至今的几棵枯萎的桑树，据说就是当年从东土国家带来的种树。所以现在该国不杀蚕蛾还未飞走的茧子，偷偷缫丝的人，明年则养蚕不利。

在瞿萨旦那国都城东南方向一百多里之外，有一条大河，向西北流去，国民多利用它来灌溉农田。这条河后来断流，该国国王感到非常奇怪。他于是起驾去询问罗汉，说：“大河的水，向来被我国民众取用，如今突然断流，是哪里出了差错呢？”是我的统治不公，还是我的恩德没有滋润民心呢？要不然，老天为什么给予这样的重罚？”罗汉说：“陛下治理国家，政治清明，教化平和，河水断流这件事，是龙在作祟。你应该速速祭祀拜求，这样就可以恢复以前的便利了。”国王因此马上起驾，到祠堂中祭拜河龙。这时忽然有一个女子踏着水波而来，她说：“我的夫君很早就亡故了，天主赋予的责任我一人无法依从，因为这样，所以导致河水断流，农人丧失便利。只要陛下在国内选择一名显贵的臣子，与我匹配成为夫妇，河水就会象以前一样流淌了。”国王说：“我恭敬地听取你的意见，会随顺你的愿望的。”龙女于是用目光表示属意该国的一位大臣。国王起驾回宫后，对群臣说道：“大臣是国家的栋梁，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国家失去栋梁便会倾覆，人不吃粮食就会死亡。颠覆死

亡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被龙女选中的大臣走出座位，跪着对国王说：“我长期以来，虽然无德无才却被委以重任。常常考虑要报效国家，只是没有碰到机会。现在我被龙女选中，希望借此能弥补自己深切的罪责。如果有利于国民百姓，陛下您何必吝惜一个臣子呢？大臣是国家的臂膀，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希望大王您不要再犹豫了。我有幸修立德，希望您为此兴建一座佛寺。”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佛寺就建成了。这位大臣又请求尽早赶赴龙宫，于是举国上下，臣僚百姓，鼓乐相送，宴饮饯别。这位大臣身穿白衣，骑乘白马，与国王诀别，向国人致谢。他骑着马驰入河中，踩着水波却不沉入水下，过渡到河中央时，他挥起马鞭划开水面，河水中分，他从这里没入水中。不久，白马浮出水面，它的背上背着一面檀木大鼓，并附有一封书信。信上的意思大约是说：“大王不嫌弃我的卑微，让我参加神龙的挑选一事。希望您多多造福百姓，使国家强盛，群臣蒙恩。将这面大鼓，悬挂于都城东南方，如果有敌兵来犯，它会先发出震示之声。”河水于是又恢复畅流，至今还被该国居民利用。岁月久远，龙鼓早已不存在，当年悬挂它的地方，现在另有一面鼓。河畔的佛寺，荒废倾塌，已经没有僧徒。

瞿萨旦那国都城以东三百多里外的大荒泽中，几十顷面积的地区，毫无树木残存，野草生长，泥土是赤黑色的。听老人们讲：这里是军队败亡的地方。当初，东国百万军队西征，这时的瞿萨旦那国国王也统率几十万兵马，向东边进军，抵御强敌。到达这个地方，两军相遇，因而即刻交战。后来西征军失败，东进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对方国王，杀死敌将，屠杀敌兵，没有一人活命。伤亡的人血流满地，染红

了大片土地，这一遗迹如今还在。

从当年两军交战的地方往东走三十多里地，到达媲摩城。城中有一尊檀木雕成的立佛像，高两丈多。这尊佛像很有灵应，时常放射光芒。人们但凡患病生疾，只要依照疼痛部位，用金箔贴在佛像上的相应位置，立即就能痊愈康复，诚心祈求的人，大多能够得偿所愿。听当地人讲：这尊像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桥赏弥国的邬陀衍那王命人制作的。佛陀去世后，佛像自己腾空飞起，来到桥赏弥国北部的曷劳落迦城中。从前，曷劳落迦城的居民生活安乐富裕，他们沉迷于外道邪说，对佛教并不珍视崇敬，佛像自己飞来，虽然十分神奇，但是他们认为并不珍贵。后来有一个罗汉礼拜这尊佛像，人们非常惊讶，又觉得这个罗汉的容貌、穿戴很怪异特别，于是赶紧向国王报告。国王听后便下令用沙土埋掉这个怪人。当时罗汉身上堆满沙土，没有任何吃食。这时有一个人，心中非常不忍，他以前时常恭敬地供奉这尊佛像，看见罗汉的惨状，就偷偷地拿食物给罗汉吃。罗汉要离开此地的时候，对这个人说：“七天之后，天降沙土，填满此城，无人存留。你应知晓，早作打算。因为众人用沙土埋我，所以遭到这样的灾祸。”说罢离开，忽然不见踪影。这个人进城将整件事都告诉亲戚朋友，听说此事的人，无不嘲笑讥讽。到第二天，忽然刮起大风，吹去地上的污迹，天上降下各种财宝，填满城中的道路，人们见此情形，更是责骂那个预告灾难的人。这个人却知道灾难必将发生，于是悄悄地挖了一条穴道，通到城外，做成一个地洞。第七天晚上，半夜之后，天降沙土，填满全城。这个人从穴道里逃出，向东来到瞿萨旦那国，居留在媲摩城中。这个人刚到这里，佛像也

跟随而来，于是就在此地供养礼拜，不敢再移动它。根据以前的记载：释迦的法力消尽之后，这尊佛像会进入龙宫。如今曷劳迦城已成为一座大土丘，各国君王、豪强，大多想发掘城丘，取出城中的巨大财宝。但是每每刚到土丘旁边，就会忽然刮起猛烈的大风，而且烟云四起，使人迷失道路。

从媲摩平原向东进入沙石地，走两百多里，到达尼壤城，该城占地三四里，位于大沼泽中。沼泽地气温高而且潮湿，很难穿越，这里芦草漫漫，没有路径可寻，只有一条通往尼壤城的道路可以行走。所以往来旅客都要经过这座城市。而瞿萨旦那国更以该城作为东部边境的关防。

大流沙及以东行路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杳然，人烟继绝。

复此东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译文】

从尼壤城向东进入大流沙地区，这里沙土遍布，随风聚散，走过的人没有留下痕迹，所以人们常常迷路。四野茫茫一片，不知道方向所指，因此来往旅客都堆聚骸骨作为标识。这里水草稀少，经常刮热风，一旦热风刮起，人畜都会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因此而得病。不时会听到呼啸声，或者号哭声，仔细聆听察看，却模模糊糊不知这些声响从何而来，因此旅客常有死亡，这都是鬼怪在作祟。

走四百多里后，到达以前睹货逻国所在地。该国久已旷废，城池一片荒芜。

从这里向东走六百多里，到达以前折摩驮那国所在地，也就是原来沮末国的属地。城郭依然耸立，只是到处寥无人烟。

又从这里向东走一千多里，到以前达纳缚国所在地，也就是原来楼兰国的属地。